

蔚蓝色文艺季刊 (总第四十七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2 No.47 September 2013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要有光	基督颂之三 远人	02
蓝色地平线	幸福的利百加 小山	06
重返伊甸园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陈诗哥	13
下午茶	幸福大赏 (外一篇) 王东莉	22
	风轻云淡 七路	25
溪水旁	宝贝放在瓦器里 北村	27
守望者语	用祷告堵住破口 远方的新月	29
	黑暗中的灯塔 莫非	31
在时间的塔上	主如此问我 海燕 译	33
	我们感谢你 爱默生	35
走过他乡	德国随想 远方的新月	36
	相遇慕尼黑 范学德	38
流动印象	怦然心动——只因为多看了你一眼 七路	40
	真相是什么 石衡潭	44
哲学与真理	上下 (二十二) 刘同苏	47
稿约	55
索阅启事	56
封面\封底 文 刘同苏	

基督颂之三

到耶稣这里来

远人



一

太初有道，道成肉身，以马内利，哈利路亚，这十六个字勾画出一幅浩瀚无垠的耶稣画像。

基督信仰的内核原本极简单：到耶稣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约翰福音》6:35）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翰福音》7:37）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6:65）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6:37）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37）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翰福音》6:44）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路加福音》6:47-48）

把病人带到我这里来！（《马可福音》9:19）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路加福音》18:16）

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39-40）

《竭诚为主》的作者章伯斯说得好：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原本极少，这些问题都在“到我这里来”这句话里得了答案：不是你们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乃是你们要“到我这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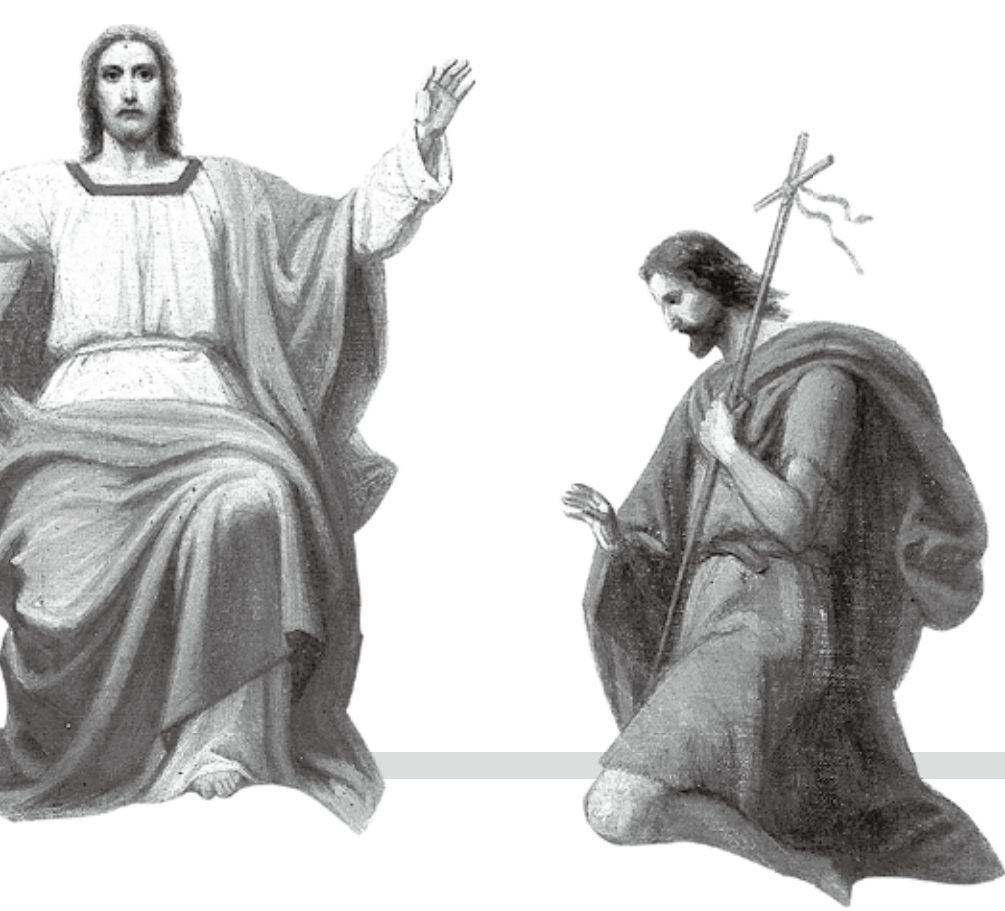
什么叫到耶稣这里来？

耶稣要你心灵的归依：你相信我吗？

耶稣要你眼目的凝视：你认识我吗？

耶稣要你情感的投注：你爱慕我吗？

耶稣要你意志的降服：你听从我吗？



耶稣要你主权的让渡：你属于我吗？

耶稣要你信心的交托：你依赖我吗？

耶稣要你生命的汲取：

你吃喝我吗？

耶稣要你使命的承担：

你跟随我吗？

到耶稣这里来，就要信耶稣，但不是一信了之。你还要认识祂的丰富，爱慕祂的性情，听从祂的吩咐，隶属祂的国度，仰赖祂的能力，吃喝祂的生命，跟随祂的脚踪。这样身、心、灵、知、情、意，全人归向祂，是祂倾福于你的必经渠道。

二

如何到耶稣这里来？

你可以在《圣经》中认识耶稣。

整本《圣经》都是耶稣的见证。耶稣说，给我

作见证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39）。

耶稣常说按经上所记，人子要如何如何；复活后又经上凡指着自己所说的话，解释给门徒听（《路加福音》24:25-27）。耶稣离世后，门徒也是从经上起，对人传讲耶稣（《使徒行传》8:35）。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六十六卷书，都是耶稣道成肉身十六字传记的注释和解说，都有祂的气息和踪迹：要么是预言祂，要么是期盼祂，要么是隐喻祂，要么是彰显祂，要么直接表明祂，要么间接见证祂。任何人都可以藉着这本《圣经》，到耶稣这里来。

三

四福音书，即《圣经·新约》前四篇，是耶稣生平忠实无伪的记录——任何人都知道耶稣的门徒都是些卑微的小民，不可能杜撰出如此超然的境

界——神如何活为人，神性如何活为人性，都有形有体地记载在四福音书里。

门徒亲眼见过的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都直接闪烁在四福音书里。

耶稣所是所言所行，所求所为所思，所喜所忧所虑，所责备所赞许所爱憎，所宣告所成就所应许，所启示所提醒所恳求等等，都珍藏在四福音书里。

上帝给人的一切恩惠，都凝结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活生生展现在四福音书里。

任何人要想到耶稣这里来，都应当仔细咀嚼四福音书，直至将这书，不！将这人、将神吃在心里。

四

你可以在圣灵里经历耶稣。

耶稣身上的恩典、真理和能力，比《圣经》记载的多得多，比耶稣当年所行也要多得多（《约翰福音》21:25；5:20；14:12-13）。这更多的，是在圣灵里。

第一，关于耶稣，《圣经》已经告诉你可以告诉你的一切；藉着《圣经》，你可以知道你可知的一切。这是通向耶稣的唯一通路，是认识耶稣的唯一标准。《圣经》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31）。

第二，到耶稣这里来，光读《圣经》文字是不够的，还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若不顺服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哥林多前书》12:3）。若顺服圣灵的感动，耶稣就必作他的主。





第三，信耶稣、得生命之后，耶稣会在圣灵里继续与你同在，继续在《圣经》话语上开导你，继续在你心中责备、安慰你，继续赐能力、显神迹给你。

第四，圣灵的作为不会违背《圣经》所见证的耶稣，恰恰相反，祂是要见证荣耀耶稣，叫人想起祂说过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6:14 14:26）。若非如此，便不是圣灵的作为了。

五

你可以在圣徒中看见耶稣。

两千年来，没有一个圣徒身上没有叫他成圣的耶稣的影子，没有一个圣徒身后没有留下耶稣与他同行的脚印。十二使徒、保罗和早期教父们，圣法兰西斯、劳伦斯和盖恩夫人，加尔文和马丁路德，葛培理和德雷莎修女，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更多有名无名的信徒们，他们的生命带着耶稣的烙印，他们的谈吐发出耶稣的馨香。到耶稣这里来，就要承接两千年的信仰瑰宝，圣徒相通，同走天路。

凡是渴望上帝的人，上帝叫他到耶稣这里来。凡是愿意到耶稣这里来的人，上帝为他准备了《圣经》，供他查考历史上太初之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也给他赐下圣灵，使他经历此时此刻以马内利、哈利路亚的耶稣；又为他建立了圣徒，叫他看见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生命中的耶稣。

藉着圣灵、《圣经》和圣徒，耶稣就真实、立体、鲜活地呈现在人面前。

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4:9-10）。

不幸的是，人生往往是在最重要的地方，错失最重要的机会，办砸最重要的事情。

恰恰是在认识上帝这件最重要的事上，人们忽略耶稣这个最重要的人。

人类的危机在此，教会的危机在此，生命、灵命和使命的危机均在此。

当一些人向天仰首、声言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上帝已经成了一个人，正站在他们面前。

当一些人穷心皓首、试图从理论上论证上帝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上帝已经成了一个生命，正活在他们中间。

当一些人至虔至诚、一心揣摩上帝奥秘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上帝已藉着一个人的生命，将自己的奥秘显明给他们了。

幸福的利百加

小山



我问自己：假如命运可以选择（如同三女神给帕里斯三种东西），妻子、作家、圣徒，这三种身份，要哪一个？

不假思索的话，我会脱口而出：妻子！

不知道我的选择是不是和帕里斯一样弱智。他为一个美女海伦把父老兄弟的和平与幸福都搭给特洛伊战争，而对“权柄”“智慧”的垂青置若罔闻。只是由于爱情女神的答应，他实在无法抵御，阿佛罗狄忒轻而易举就获取了金苹果。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女性，我也十分看重彼此相爱的幸福。

在乡下的春天，我经常看见一只母鸡率领一帮鸡雏在院子里溜达。杏树刚刚开花，菜园子里土豆秧子一派深绿，瓢虫和蜜蜂在黄瓜架上忙活，光线穿过樱桃树密实的枝叶……静默的灰鹅，在一旁出神；我们的母鸡，踏踏实实地领着鸡雏们散步，嘴里的咕咕声，显得她更是个负责的母亲，黄绒绒的鸡雏毫不用担心危险。一只雄鸡就在离她们不远的栅栏边站着，若无其事，其实有将军般的警觉。

我羡慕这位母鸡女士。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话转入正题。我要告诉你的依然是《圣经》故事，一位《圣经》里



美丽的女性——利百加，怎样拥有富足的生活，和她那被上帝祝福的命运。

这是在《创世记》记载人类初始不远的时候，繁衍已经进行到义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年龄一百岁这一年，妻子撒拉由上帝所赐，生下儿子以撒。以撒差一点被父亲献作燔祭，但及时地被天使救下，从而长大成人。这里不详细说这一过程。

以撒四十岁时，父亲想，该张罗他的婚事了。

那时亚伯拉罕和家人寄居在迦南地——异族人的领土上。他们信仰虔诚，不愿为儿子迎娶异族人的女儿为妻。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心中有数，自己会是本民族的先祖，发展壮大自己的民族，乃是不可疏忽的责任。在他不违耶和華之命，献以撒为祭时，天使代上帝之言说与他：“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亚伯拉罕家为儿子娶妻，可不是小事情，而是关系到传宗接代，需要保存、传承血统的纯粹。

年老的亚伯拉罕打定主意为儿子以撒迎娶本族的女儿为妻。

于是，亚伯拉罕打发自己最忠实的老仆人去米索不达米亚，那里是他们的故乡。临行时，他再三叮嘱仆人，如此这般、非如此不可，一定把故土上一位美丽的姑娘领到迦南地，作以撒之妻。

老仆人取了十几匹骆驼及多样财物上路。为了不辱使命，他一路上对上帝祈祷，希望自己顺利抵达，也顺利地发现适合以撒的姑娘。他不敢怠慢地赶路，风餐露宿，过沙漠，经旷野，终于来到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居住的城——属于亚伯拉罕本族所在的地方。

正是黄昏时分，炊烟淡蓝，远山呈现出灰紫色。

老仆人停脚在一口水井旁边。

他心里想：我多么口渴；我的骆驼多么口渴。而没有人帮助，他是无法喝到井水的。

正好，一群女子嘻嘻哈哈走过来，准备打水，她们是城中居民的女儿们。祈祷的习惯使他对眼前的情形，加入另一重心意，他祈祷道：哪一个女子恰巧把水给我和骆驼喝，就请上帝把她给以撒做妻子吧。

他自言自语还没有说完，一个姑娘肩头扛着水瓶，走出人群来。她容貌及其俊美！

老仆人：“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姑娘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

老仆人喝足了。姑娘又说：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剩水倒入槽里，跑到井旁打水，一瓶瓶打



来，一一给每一匹骆驼喝。

老仆人立时定睛看她，一句话也不说。他心里对上帝满是感激！

当然不用犹豫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财物，把用作聘礼的金环和金镯当即给了姑娘，同时问道：“请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姑娘答：“我是密迦与拿鹤之子彼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然后，姑娘一路跑回家，把这一切经过告诉父母哥哥等家人。

这姑娘就是利百加。

她的哥哥叫拉班。他听完妹妹的话，并看见妹妹手上的金环金镯，赶紧跑出门来到井旁。老仆人还在那儿，拉班请老仆人快回到家里，说家中一应为他和他的骆驼留宿准备好了。进门的老仆人受到殷勤的款待。

故事大致这样。结果也容我不赘述。当然，利百加被老仆人带到迦南地，大家都如愿以偿，以撒与利百加结为夫妻。

我说利百加是有福的女子。

其一她善良。她的一切举止，即便远隔好多个世代，我们仍然仿佛目睹，如亲眼看着我们的邻家女孩。这个干干净净的姑娘，心无芥蒂，如山谷流出的清泉，言语叮咚悦耳，行为恰当明快。

其二她聪慧。面对突发事件，一个远乡的陌生人出现在井旁要水喝，一般情况下应该引起的疑虑、犹豫、冷淡，在她都无从发生。她立即把水瓶拿下来，用手托着给口渴的老人喝，其实是心性聪颖——知道自己当即该怎么做。我觉得“判断”的能力，对女人而言，更应该体现为直觉的聪明，与其依赖理性，不如听从心灵的指引。利百加就是这样，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不拖泥带水，而是敏捷如羚羊，当行则行。

其三她温柔。她一无行为莽撞、做事武断的缺点。她先救人止渴，然后回家把遇到的事情禀报给亲人。人家那么肯定地给了她金环金镯，这些不可私藏，必须把得之的来龙去脉告诉父母。当父兄征询她远嫁异地的意见时，她既表达自己的主见，喜欢这门亲事，又不反驳父亲对求亲者的要求，懂得默默等待婚娶之日的来临。

所以，即使是血缘亲人也禁不住爱她超过一般。在她远行离家时，他们一起为她祝福：

“我们的妹子啊，愿你作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以撒爱她如珍宝。过门的利百加从此过着舒心的日子。

以撒是个孝子，一向与父母相依相亲。但是，人已到中年，疼爱自己的母亲去世了，自己伶仃孤独，这难免时而郁郁不乐。这回好了，有了自己满意的妻子，如何不乐？如何不安心？所以，夫妻俩一直彼此疼惜爱慕，有不尽的恋爱持续在他们朝朝暮暮的生活之中。

不久，他们生育了，有了一对孪生儿子。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

《圣经·箴言》篇里有一节论及妇女的福分，让男人喜悦拥有一位贤妻：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

她以能力束腰，

使臂膀有力。



……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

利百加就该被这样赞许。《圣经》里提到的女性多多，而命运风平浪静，被爱情拥围着，从少女

时光到成为少妇、老妇，一生不亏乏，又贡献非同一般，那可就属利百加了。

故事还应该补充几句：

利百加生下的双子，其中雅各在《圣经》里举足轻重，他起到某种创始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雅各的天梯”、“雅各与天使摔跤”，都说的是这个人。后来，由于和天使摔跤得胜，雅各被天使改名叫“以色列”。可想而知，至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称呼，亦即始于他。而雅各的一系列成功，有利百加的相助。两个儿子中，雅各更为母亲所喜爱。

利百加是有福的女子！

谁不愿有福如同利百加？



我觉得那首先是这个女子有着美好的天性（上帝所赐！），善良、温柔、聪慧，这是她从娘胎里随身带来的，是一生享用不尽的本色。在别人眼里，这些也许被看作品质，实则在她不过一切发乎于自然而然。她的美，有锦衣包裹，会锦上添花；即使一身贫寒，她的美也毫不逊色，因为这美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乃是内在生发，眼睛、嘴角、额头，良善的举止，都会不时地透露出心灵之光。这美也不决定于五官身段，而是无形之形，如同微风之于树木，波光之于溪水。

然后是她能够被爱（她的才德所致），父母爱她，兄弟爱她，儿女爱她。尤其是，丈夫爱她。谁能够不

喜欢、不钟爱瑰宝？一个好女子行走在小径上，那小径就

仿佛有花草摇曳；一个好女子，即便身处陋室，那陋

室也似乎藏有珠玉，粗简的梁木暗自生光。一个好女

子，她化解仇怨，她加增和谐，她消除愤火，她滋润

干涸，她使庄稼更多结籽，使远行者企盼回家，使身

边的匮乏得到补充，使他人的愁苦转为缓缓绽开的笑

容……

她还有寿命长久。因为她带着福分，这福分如雨露多

多播撒，她就能生命延益，多为人增加吉祥，所以她饱满的

生命力，是无数人的祈望。她年轻时美丽，老了由于慈悲安

详，也富足美丽。

利百加是幸福的女子。

利百加有福，还在于她能够有过那么生动完美的一瞬：从肩头把水瓶拿下，给风尘仆仆的陌生人喝水——自觉地给予与付出，人的可爱，在于懂得奉献。

幸福是一个女人的美丽盛装。

今天的大街上，无论匆匆而行的女子们多么时尚摆酷，多么花样娱乐，也不能祛除她们心头的孤独感，那种不幸福的滋味，比苦果还难以品尝。多少质问：到底幸福为何物？因为财富不意味着幸福，安逸也不意味着幸福，漂亮也不意味着幸福，出尽风头仍不意味着幸福，难道这不是巨大的困惑与迷惘？

生而求幸福，乃是人的本能。

可是，幸福并非孜孜以求就可以得到。它仿佛甘霖，从天而降，却并非个人的意愿和祈求的结果。经验也常常显示出，当一个人忘掉自己的幸福时，幸福却不期而至，所以，幸福不是人的选择，往往是人无所求时的突然得到。



所以，不存在命运三女神给你三样东西，容你咂摸取舍。

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终于是一场灾难，多少大英雄被命运所捉弄。

至于我们，压根儿用不着绞尽脑汁对命运的给予挑三拣四。

忘我地生活，爱着大地上呈现的一切吧，这不选择命运的命运，就是本分与无限。无论欢乐，或者受苦，都不要锱铢必较，而让自己的心安于处境，有所投入和盼望。

假如不是因为自己而带来战争、暴力、灾难，我就感到幸福。

假如自己被生存环境捉弄，遭逢不幸，但我的痛苦不使别人也痛苦，我就感到幸福。

暴风雨突然而至，院子里乱成一团！猪狗慌慌张张回到棚子里，鹅也躲进房檐下面的干地上，杏树和樱桃树都被打落了叶子，瓢虫和蜜蜂都钻进安全的花朵后面……

母鸡并没有慌不择路，她依然从容地指挥鸡雏们：孩子，紧急集合，跟我来！她咕咕呼唤着，很怕哪一个小家伙没有归队走失。她在暴雨中搜寻隐约的唧唧声，直到迅速把最小的孩子揽入翅膀的温暖里，自己的身体由于双翅撑开放大一倍，于是这合而为一的庞大躯体，从容不迫地向柴垛行进——那里可遮风挡雨。

雨过天晴，一个性急的鸡雏，脑袋先拱出母亲的羽毛，向菜园子张望——

“妈妈，雨停啦，菜青虫和蝴蝶都又出来玩了！”

我们的母鸡，才松了口气，把劳累的双翅抖抖，收紧到后背上，然后领着所有的鸡雏，重新步入彩虹与阳光照耀的院子里。

女性永远要有母性，这样才有独特的美。这美，使得繁衍如天上星、海边沙，成为母性的光荣。

然后是妻性。妻性是劳苦与温柔的共存，是付出与获得的和谐，尔后幸福。

我的小朋友、作家马小淘在她的《人类继续繁衍，天使都回家乡》一文中写道：

“被升华了的痛苦依然是痛苦，通俗的幸福依然是幸福。”

升华也好，通俗也罢，痛苦与幸福都应该释然于命运。感谢上帝，我们仍走在路上！亲爱的小淘啊，如若真幸福，形同简爱和罗切斯特，痛苦的升华、幸福的通俗，还不都属于生命美丽？

（选自《天香——圣经中的女人》，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12）

注释

关于利百加，请参阅《圣经·创世记》第24章1-67；第25章2-26；第32章22-28。

迦南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圣经》里的重要地点。耶和華许诺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流奶和蜜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依照上帝旨意离开先祖之地，渡伯拉大河（今幼发拉底河）进入迦南，被当地人称为“希伯来人”（意为渡河而来的人）。

王子与公主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陈诗哥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这是传统童话中常见的大团圆结局。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们都希望自己是王子或者公主，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而，这似乎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残酷的现实生活让我们至少有理由发出疑问：在现实中，王子与公主真的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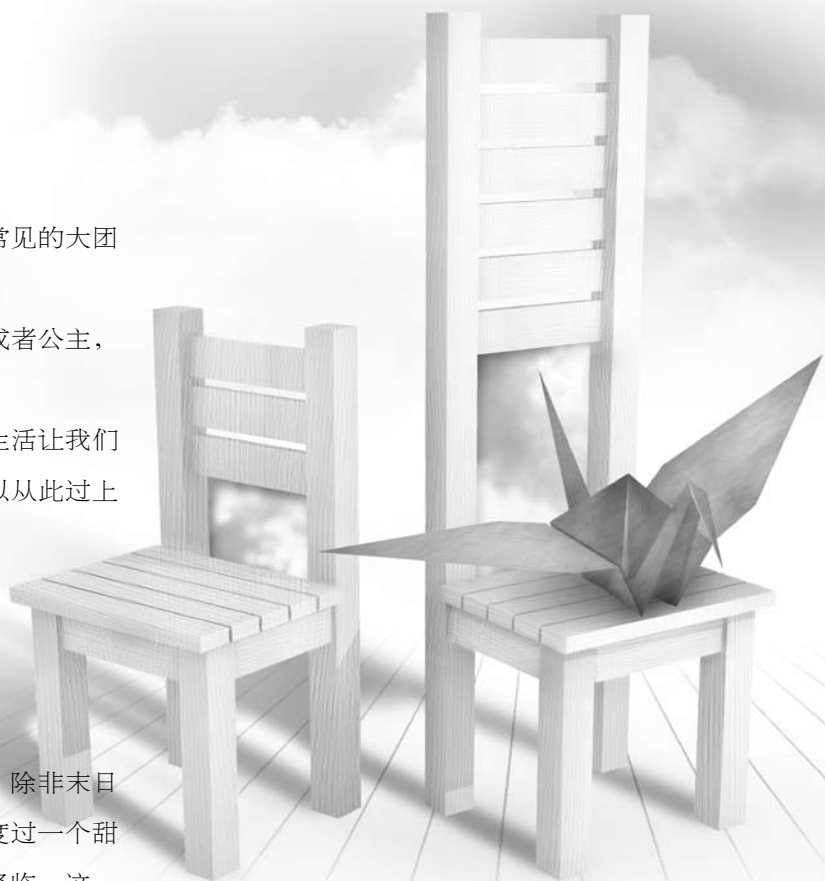
这句话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理清楚的。

一

首先，生活并没有结局，并不会从此就怎样怎样，除非末日审判到了。在现世间，多少王子公主，男男女女，刚度过一个甜蜜的婚礼，以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厄运却随即降临。这一点，我们从报纸上花花绿绿的新闻中可以知道。在文学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

生活充满了偶然和转折。

读童话长大的人可能会很困惑：生活为什么充满了偶然和转折？出海打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一帆风顺？落入困境中为什么没



有好人相助？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白头到老？

读童话长大的人会认为：在传统的童话里，英雄一定能打败坏人，王子一定能娶到公主，他们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定能事事顺意，生出可爱的小宝宝而不须经受生产的疼痛。

这就是传统童话观。但是，这样的童话是真实的吗？它存在过吗？

我们把目光投回到最初的时候。历史上如果有过童话世界，那大概便是最初的伊甸园了。那个乐园刚刚被创造出来，比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流蜜之地还要美，一切都那么新鲜，愉悦人的眼睛，不需要劳作，便有足够的美食。

遗憾的是，亚当和夏娃并不能延续他们童话般的生活，因为他们听从蛇的诱惑，撕毁和上帝的约定，从心中生出害羞、害怕、自私、推卸责任、猜疑、骄傲，甚至杀害自己的兄弟……有了这些罪恶，童话还会存在吗？亚当和夏娃只能离开伊甸园。

我们不必为此怨恨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品德不见得比我们的始祖好，起码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还不

会撒谎。是我们身上的罪，令我们失去了童话世界。

对于我们，更恰当的做法，或许是要认识我们这个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它们究竟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重新找回童话世界？

我们知道，起初，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世界就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主导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力量，除却人类自身，还有三个：自然的力量，邪恶的力量和神圣的力量。

上帝刚刚创造出来的世界是很美的：天上有飞鸟，海里有鱼，地上长出蔬菜和果树，不仅愉悦我们的眼睛，还满足我们的口腹。白天，当我们行走，太阳为我们带来光明；夜晚，当我们入睡，月亮和星星照亮我们的梦幻；想想看吧，天空即使一片漆黑，也是十分神秘的。

这就是自然之美。上帝是怎样看待这个自然之美的呢？基督嘱咐人们效仿百合花和鸟类，对未来不必忧虑，对命运绝对服从（《马太福音》6:25—34）。在另一处，基督也嘱咐人们效仿阳光和雨露一视同仁的赐予（《马太福音》5:45）。

然而，这样美丽的自然蕴含着一种力量，一方面它很有规律，另一方面它也很盲目。它让树木往上长高，也让水往下流；它让大地裂开，也让海水泛滥，让许多人流离失所，甚至失去了生命。它还让老虎吃掉狼，狼吃掉兔子。

这种力量对你的遭遇无动于衷。即使你今晚悲伤得就要死去，明天太阳还是会很鲜艳地从东方升起，树木也不会为你掉一颗眼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两种相反的事实，或者观念，就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自然的力量：它很美，它很有规律，但它也很盲目，它也很无情。

伟大的老子从中得到灵感，提出名流千古的“道法自然”，他认为人应该自然地活着，听从自然的指引，止步于自然生命。

邪恶的力量和神圣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屡屡介入自然和历史的进程。

邪恶的力量，便是撒旦。自从撒旦第一次引诱亚当和夏娃成功，他就获得加冕，成为现世的君王。他最成功的手段是诱惑，通过各种各样的欲望进行诱惑，例如通过性、美食、成功、甚至通过智慧进行诱惑，在这些诱惑面前，倒下的人数不胜数。

撒旦的另一个手段是制造恐惧。他通过制造苦难来制造恐惧。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比大海里的沙子还要多。其中最典型的是《圣经》中的《约伯记》，最正直的义人约伯无端受难，而这个苦难正是来自撒旦的攻击，他企图通过苦难让约伯屈服，否定上帝，最后撒旦失败了。然而，失败了的撒旦并没有就此停止对人类的攻击，诸位看看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就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会发问：在奥斯维辛之后，究竟有没有幸福可言？

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遗忘，耽于琐碎的重复的生活。或许，把问题的切入点缩小一点会更好理解：你在街上走着，无端端地摔倒在地上，一辆汽

车汹涌而来，但它终于在撞上你之前停住了。你以为这整个过程是一个意外：你不小心摔倒，然而好运气让你没有被汽车撞上。这或许是事实，是自然力量当中的一个小概率事件。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撒旦在你不留神的时候推了你一把，而上帝伸手把汽车挡住。因为上帝和撒旦都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以为是好运气和坏运气。实则不然。在生活中，撒旦处处攻击，而上帝处处拯救。

这个恐惧的其中一座高峰是死亡。人终有一死，便是撒旦带给人类的礼物。你甚至不知道你的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临，你的幸福什么时候会被终结。当然，还有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在此不必一一诉说，我们只需知道撒旦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因此，若想过在尘世中上童话般的幸福生活，你得首先推翻这个足智多谋的狡猾的暴君。仅仅依靠自己是不够的，因为你身上的罪与撒旦是共谋。你需要第三种力量——上帝。

上帝是谁？

简单地说，祂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由童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让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的奥秘在于祂的一生：道成肉身——受难——复活。

“道成肉身”告诉我们：基督既是道，又是肉身，两点缺一不可。人们如果只认识基督的肉身，那就会把基督当做一个偶像；人们如果只认识基督



的道，就会把基督当作真理、逻各斯，或者理念。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才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基督：一个会痛苦、会流泪、会分担你的苦弱、会让你复活的真理。

“受难”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人总会受到撒旦的诱惑和攻击，但神与我们同在，祂分担我们的苦难。前一点，令我们对传统童话观提出疑问；而后一点，又使我们保留一点希望。

“复活”则告诉我们：苦难并不可怕，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打开天国之门，那里有永生，有童话般的幸福生活。

正如上帝是对撒旦的克服，爱便是对欲望的克服，永生便是对死的克服。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世界的君王是撒旦，而不是上帝？读童话长大的人无法接受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人们宁愿选择撒旦，而离弃上帝。

也可能有人会问：上帝为什么不直接把撒旦消灭呢？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童话观，童话中的英雄就是直接消灭坏蛋的。但如果上帝直接消灭撒旦，那是撒旦方式，如果上帝用撒旦的方式消灭撒旦，那这个上帝也就是撒旦。然而，撒旦最终还是要被消灭的，那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即使人们离弃上帝，上帝也不离弃祂的受造物。祂向祷告的人允诺，祂要把每一滴眼泪都揩掉。

这三种力量，再加上人类自身的原罪所发展出

来的破坏性力量，让生活充满偶然和转折。有的转折让你往下掉，有的转折让你往上升。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会从此就怎样怎样的，而是充满变数。

读童话长大的人，如果对此缺乏准备，她不但不能像童话中的公主那样幸福，反而可能要遭受很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失望、伤心和沮丧，这会让她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二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句话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我们最高的向往吗？

在传统的童话中，“幸福”出现的频率极高，以至于人们会有一种印象：幸福是童话的代名词。

先让我们看一则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

三千多年前，宙斯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离开了牧人和牛群，来到一块寂静的地方，思考他的人生道路到底该怎样选择。

突然，他看到两位高贵的女子迎面走来。一位仪态万千，高贵而纯洁，目光谦和，举止有礼，穿一身洁白的长袍。另一位雍容华贵，雪白的肌肤抹了香粉和香水，她自我欣赏一番，又顾盼自如，看看有没有人在仰慕地打量她。



如果我说这两位高贵的女子是两位公主的形象，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而赫拉克勒斯正好是一位王子（宙斯的私生子），这恰好构成了一个童话故事的结构。

当这两位高贵的公主走近时，后一位抢前几步，对英俊的赫拉克勒斯说：“赫拉克勒斯，我看得出，你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选择怎样的生活道路。如果你选我做你的女友，那么我可以领你走上一条最舒适的生活道路。到那里，你可以享尽生活乐趣，一生没有烦恼；你不用参加任何战争，不用操心买卖的事，只是享用美酒和佳肴，你睡在温暖柔软的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可以尽情享用别人的劳动果实，享不尽荣华富贵，因为我给予我的朋友享用一切的权利。”

赫拉克勒斯听了这诱人的话语，诧异地问她：“美丽的公主，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的朋友称我为幸福。”她回答说，“而那些恨我的人却给起个绰号叫我邪恶。”

这时候，另一位公主也来到赫拉克勒斯的前面。

“亲爱的赫拉克勒斯，”她说，“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获得的；你如果希望获得神的宠爱，那么你首先应该敬奉他们；你要得到朋友们的爱戴，那么就该为你的朋友做好事；你要国家尊重你，你就应该为它服务；你要全希腊推崇你的美德，那么你就应该为全希腊谋幸福；有播种才有收获，你想赢得战

争，就得学会战争的艺术，如果你要使身体强健，你就必须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而她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

这位公主的名字也叫幸福，却也有一个雅号叫“美好”。

这两位公主的名字都叫幸福，却有不同绰号：邪恶和美好。莫非是在说：有两种幸福——享乐的幸福和美好的幸福。那么，当中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幸福呢？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应该要追求哪一种幸福呢？

在传统童话观中，或者在多数人的认同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需要付出就获得快乐，这就是幸福。这也正是第一位公主对赫拉克勒斯所许诺的：你可以尽情享乐，而不必受到约束。然而，这样享乐，在古希腊神话中却被人们称为邪恶，在《圣经》中，这也被斥为撒旦常用的诱惑手段。

第二位公主的话语颠覆了我们对童话的理解。她说，你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幸福。也就是说，在这位公主所认同的童话里，王子和公主是要像普通人一样劳动的。对于读童话长大的人来说，这有点不可思议。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第一位公主生怕赫拉克勒斯拒绝，便进一步诱惑，并对享乐的



幸福作进一步的解释，她说：“你看，亲爱的赫拉克勒斯，你要走多么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她所说的目标。而我却以最舒服的方式引导你走向享乐的幸福……你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随心所欲闻生活中的各种香味，欣赏自己喜爱的任何东西，与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女人玩、睡得舒舒适适，你还可以把男人当女人用。”

在这位公主的话中，处处都涉及到身体。因此可以得知，享乐追求的是身体的快乐，通过各种手段，尽量刺激身体的感官，而不必感到羞耻。对她来说，快乐是最高价值。

而第二位公主则对此进行了反驳：“你虽然是不朽的，然而却是被神明所弃绝的，是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

在第二公主看来，快乐不是人最高的价值，美好才是。她还明确指出，享乐的幸福是被神明说弃绝的，不需要付出就得到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而这样的快乐与邪恶、淫荡无异。

但到底什么是她口中所说的最美好的声音呢？

她自己做出了回答：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抓住神明的衣襟时，灵魂才是愉悦的。而她也自称是神明的伴侣。她在提醒我们：你们应当舍弃身体的快乐，追求灵魂的快乐。

美好公主的话让我想起在《圣经·创世记》里，神对堕落后的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

从地里得到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我们一般认为这是神的诅咒，其实不是，这是神的祝福。因为神很清楚，不是神离弃人，而是人离弃神，而且撒旦已在人的身上播下罪的种子，这种子必定获得肥沃的土壤，我们看看《创世记》3:7-4:8就知道了。所以神是在提醒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裔，在犯罪之后，只有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把不能承受的重负交给神，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其实，美好的幸福并不排斥身体的快乐，而是说，只有恢复与神明的联系，身体的快乐才不是邪恶的，才是美好的。

这样的幸福才应该是王子和公主所追求的幸福。

三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句话的第三个问题是：王子与公主是谁？是住在王宫里的那些人富贵的人吗？王宫在哪里？

提出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理解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身份提出了疑问。

先看安徒生的一则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

这则童话的主角是一对再寻常不过的糟老头和糟老太婆，他们住在乡下的一间普通的草屋里。尽



管他们的财产少得多么可怜，他们总觉得放弃件东西没有什么关系。这正是一种富裕的生活方式。

这一次，他们觉得最好把那匹马卖掉，或者换点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太婆在老头子的嘴上亲了一口，就把这件事交给老头子去办，因为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于是老头子就上路了。

在路上，他首先遇到一个人赶着一只母牛走来，这只母牛很漂亮，不比任何母牛差。“它一定能产出最好的奶！”老头子想，“把马儿换一头牛吧——这一定很合算。”于是，这桩交易成交了。

然后，老头子又遇上了一个赶羊的人。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羊，非常健壮，毛也好。“我倒很想有这匹牲口，它可以在我们的沟旁边找到许多草吃。冬天它可以跟我们一起待在屋子里。有一头羊可能比有一头牛更实际些吧。”老头子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再然后，他遇到一个夹着一只鹅的人。“你夹着一个多么重的家伙！”老头子说，“它的毛长得多，而且它又很肥！如果把它系上一根线，放在我们的小池子里，那倒是蛮好的呢。我的老女人可以收集些菜头果皮给它吃。她说过不知多少次：‘我真希望有一只鹅！’现在她可以有一只了。——它应该属于她才是。你愿不愿交换？我把我的羊换你的鹅，而且我还要感谢你。”

这事就这样成了。

再然后，这只鹅换成了一只鸡，又换成了一袋烂苹果，在火炉旁滋滋地腐烂。

两个英国人得知老头子的故事后，对老头子说：“保管你的老太婆会结结实实地打你一顿！”

“我将会得到一个吻，而不是一顿痛打，”老头子说，“我的女人将会说：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于是，他们就打赌了。



回到家之后，他们对老太婆说了事情的经过。

当老头子说到把马换成牛的时候，老太婆说：“感谢老天爷，我们有牛奶吃了。现在我们桌上可以有奶做的食物、黄油和干奶酪了！这真是一桩最好的交易！”

当老头子说到又把牛换成羊的时候，老太婆说：“啊，那更好！你真想得周到：我们给羊吃的草有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有羊奶、羊奶酪、羊毛袜子了！是的，还可以有羊毛睡衣！一头母牛可产生不了这么多的东西！她的毛只会白白地落掉。你真是一个想得非常周到的丈夫！”

当老头子说到把又羊换成鹅的时候，老太婆说：“亲爱的老头子，那么我们今年的马丁节的时候可以真正有鹅肉吃了。你老是想种种办法来使我快乐。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鹅系住，在马丁节以前它就可以长肥了。”

当老头子说到又把鹅换成鸡的时候，老太婆说：“一只鸡？这桩交易做得好！鸡会生蛋，蛋可以孵小鸡，那么我们将要有一大群小鸡，将可以养一大院子的鸡了！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当老头子说到又把鸡换成一袋烂苹果的时候，老太婆说：“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谢谢你，我的好丈夫！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你离开以后，我就想今晚要做一点好东西给你吃。我想最好是鸡蛋饼加点香菜。我有鸡蛋，不过我没有香菜。所以我到学校老师那儿去——我知道他们种的有香菜。不过老师的太太，那个宝贝婆娘，是一个吝啬的女人。我请求她借给我一点。‘借？’她对我说：‘我们的菜园里什么也不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我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法借给你呢。’不过现在我可以借给她十个，甚至一整袋子烂苹果呢。老头子，这真叫人好笑！”

说完，老太婆在他的嘴上接了一个响亮的吻，把两个英国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这个美得像一篇诗的童话，和传统的童话不同，因为它是真实的，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

而文中的糟老头子和糟老太婆，我想说他们是

真正的王子与公主。因为，在老太婆心中，老头子就是一位英俊王子；而在老头子心中，老太婆就是一位美丽的公主。而他们那间草房子，一点也不比王宫差，因为他们总觉得放弃件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就像童话那样美妙。

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两位糟老头糟老太婆的身份，除了是糟老头子和糟老太婆外，他们还是谁？

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这篇童话的作者安徒生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作品中《圣经》的光芒随处可见。安徒生曾作过一个著名的祈祷：“上帝，请让我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在赞美你！”

在糟老头子和糟老太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之爱，也看到了爱上帝，这是一种美妙的相互关系。

什么是上帝之爱，什么是爱上帝？

我认为，就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一章是这样结束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也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信”。

老太婆觉得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并不是说老头子是一个极顶聪明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而是说，老太婆知道，老头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把她考虑在内的。这便是“凡事相信”，“信”是开启爱的美妙之门。

这件在世人看来并不明智的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爱的明证。

老头子和老太婆的基督徒身份，是否意味着：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王子或者公主，而上帝就是国王？

那么，这样的王子公主与俗世中的王子公主有什么区别呢？

在传统童话观里，王子和公主是一个尊贵的象征，象征着富贵、聪明、勇敢、美丽，在俗世男女的眼中，只有他们才配获得幸福的权利。

而《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颠覆了这样的形象。这一对老夫妻天生就是弱小、贫穷、懦弱，既不勇敢，也不美丽，然而过着美好的生活，尽管有时候生活是沉重的。但只要他们爱上帝，以及互爱，也就不惧怕撒旦的攻击了。与传统童话的王子公主相比，他们的特点不是尊贵，而是圣洁。

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圣经·加拉太书》5：22）。

如果我说，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王子和公主，谁能反对什么呢？

而他们的相爱，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美事。

综上所述，传统童话观中的“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是作家的谎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然而，在此处不可能的事，不意味着在别处不可能。

修复和神的关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可以成为天国中的王子与公主，即使是在现世，也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像那对可爱的糟老头子和糟老太婆。

只是，我们不要忘了撒旦的攻击，不要忘了自然的美丽与盲目，不要忘了自身的罪，更不要忘了上帝的拯救。

幸福大赏(外一篇)

王东莉

香港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写过一首《现在让我们去爱街上任何一样东西》，那种对庶民生活的丰盛观察和热爱深合我心，“这些水果，橙、木瓜、水晶梨、苹果、菠萝、奇异果/你都想捧回家供起来，因为它们都新鲜得活生生/让你不忍心吃或舍不得吃。这些蔬菜，白菜、油菜、苋菜、红萝卜、绿豆芽、青瓜，也新鲜得让你想起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而拥有一个家庭的幸福感似乎已触手可摸。”而这样美好的街，对我而言有两条，一条是在成都。

去年休假时间较长，我天天都去父母居所附近的菜市场，贪心地看那些新鲜的菜蔬。成都人都爱的豌豆尖碧绿得很具农田感，味觉略苦的红油菜苔顶着细碎小黄花；肉案上一排排黑色铁钩挂着新鲜的五花肉、肋排，卖肉的大姐熟练地帮顾客把买的猪腰切成腰花；一个婆婆推着买菜的红色方格行李车走过来，开始挑广柑，熟练地杀价杀得卖主面色阴沉；新鲜碾成的辣椒面红得惊艳，花椒袋惹得我鼻子很通气……。挑好菜我拎着大大小小塑料袋回家，颇有喜气洋洋之势。有阳光的天气，路边社区花园会有老人家们坐在长椅上晒成都难得的太阳摆龙门阵，很有我们杂志曾做过的养老选题《乐龄时代》的气氛。回家路旁有不少的生活小店铺，我会进去看看有没有适合妈妈的拖鞋，或者外甥女的发夹。这时我想起一个很不相干场景的主题词，“幸福大赏”。

那是几年前在五星级酒店参加的一个品牌年终活动。乘着香水味浓郁的电梯直达活动楼层，整个楼层设施以纯紫色丝绒装饰包裹，供明星走的红毯极长极直，休息间亦奢丽十足。走红毯时，两旁小道挤满媒体和围观群众，他们带着热望眼神，看那些装扮得华美璀璨的明星们且行且微笑致意，一瞬间似乎浓缩了人生所有幸福神话。最后，伴随着歌舞《幸福的故事》开始西式晚宴，我随手翻开座位上系着紫色缎带的节目卡，上面印



着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一抬头，远远看见某名媛，曾在工作场合一起吃过饭算相识。活动开始前，在化妆间巧遇她，正着急让助理试拉稍紧的晚装拉链准备红毯时刻，常穿大牌晚装惹无数艳羡眼神的她焦虑地问我：“我这件怎么样？好看吗？是不是太华丽了些？”

有次去大望路附近的新光天地逛名品区，来来往往好些拎着CHANEL、DIOR等名牌购物袋的姑娘，心里突然响起郑秀文唱的《罪与罚》的曲调。回家后认真查了歌词，看到这些句子：“现代社会，我再无能力招架。人生为何，生存好迷失。为金钱卑躬屈膝，为名利改变本质，再不记得自己也有原则。”其实这是近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许多人的生真相，在那些幸福大赏的背后。

近来喜欢听盛晓玫唱的《幸福》，她写的歌词并不深奥：“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这样洁净又深刻的幸福观，让人感恩于自己当下的拥有，心灵安然知足，远避随世逐流的生活幻像。

名媛当时大赞我应活动要求配的紫色筒饰，她不知道，这些饰品购自另一条美好的街，有着神奇早市的北京团结湖东路，价值三十余元。

时代梦想与玻璃海

前些日子在家里宅得快接近懒惰时，我会背着上网本去附近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坐坐，整理整理资料。墙上嵌着的书架上有一些时新的书，我会随意翻看评估下可有购买价值，毕竟出书的门槛越来越低。看到那些与时潮无关的旧书，比如考古学或地方志之类，心中便一如既往地小喜。时常帮我在网上订书的助理曾说，你

买的书都挺奇怪的。她是个有时代梦想的青年。

雕刻时光是北京人文咖啡馆的标志，一对文艺小情侣在文艺青年还不像今天那么流行时做起，现在已成连锁经营。从繁杂街道行至这里，印度红的窗帘配着旧木质地板，阳光从窗外照进屋内，有点点慢生活的趣致。座位隔断处不免俗地堆着一叠叠赠阅杂志，最上面是以年轻时髦的社交妈妈为主题的一本女性杂志。80年代开始兴起的这类刊物让很多女性觉得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一天傍晚，我在这里和一个杂志集团的老总八卦女主编们的情感困扰问题。文艺别册也堆放不少，近些年文艺从小众转为普世价值，当年卑苦的热爱者们一不小心就成了大腕。某次在美术馆看一个大型个展，远远望见艺术家身后跟着一帮随从从众人面前扬长而去。倒忆起当年他一名不文，朋友和我在画展看到他摆摊的画很喜欢，他高兴地与我们聊了好久画画的事。单纯笑脸依旧在目，而此刻飞扬已忘却当年清心少年郎。

在工作的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及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中国现在正面临下一个大转型期，转型程度之广之深也许是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转型是一种社会生态平衡被打破，切换到另一种社会生态的过程。先生那一代经过抗日、民国战乱、文革的切换，而我们这一代经过经济改革、媒体兴盛、文艺中兴，时光还将印刻些什么？

微博时事评论热闹喧嚷，隔几天就有热点话题出现，一时之间，各类人物都要跨界成公共知识分子，急议明天。前些日子关于莫言获诺奖话题，有政治理想的骂他立场，自恃才高的嫌其文学水平，有道德偏好的批他人品，其中两位老相识批得很锋利又执著，批判莫言抄延安讲话、中国式圆滑，也骂他作品不如谁谁谁……让我深叹他们的耐性。他们中一人还处于无名状态时，是同在小圈子说话最讨喜之人物，常在圈内核心人物周围出没。一个曾因上采访稿时间安排问题跟我急：“这期必须上某某，你知道吗，我不能得罪他，我得罪不起。”

那段时间正值秋末，日头还有烈烈的意思，除了咖啡馆，有时我也去小区园林坐坐。翻看E·B·怀特30年代退隐于咸水农场写的《人各有异》，看阳光下被城市灰色楼群遮挡的大片植物，红绿树叶错杂，生得如此美丽。几只小麻雀树藏在树丛里，风一吹，它们四散飞舞，带着光弧，落在近处的草地、远处的雪杉和合欢树上，恬然自安。淡淡的歌声于耳边响起，“I am the day, soon to be born. I am the light before the morning. I am the night, that will be dawn. I am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这是英国圣菲利浦男孩合唱团唱的<<I am the day>>。祂是不久即将来临的白昼，祂是生命，不久即将开始，祂是终，祂是始，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

纯净又清澄的声线掠过城市繁嚣行色、秀幸福的生活幻觉、公知们的凛然怒气，展翅而去，弥散在明翠如玻璃般的海面，归入那至上荣光、神圣与不朽，把时代挡在外面。

风轻云淡

七路



近些日子，总也安静不下来，坐在电脑前，总有着莫名的抵触。我不喜欢这个城市，或许是我自己带着这种隔离和审视的眼光看它。我甚至不喜欢这个城市下的自己的文字，我对它心生悲观，它究竟能改变什么？改变格局？改变生活？改变本性？到头来，是人不断改变文字。我认识很多好的写手，文字绚丽，看的人头脑轰鸣。可和他们本人接触的时候，才发现，文字是有太强的欺骗性。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只不过是换个方式掩耳盗铃罢了。

于是乎，这种慢慢渗入骨髓的悲伤，像黄浦江上奇幻漂流的一群猪，腐烂，肮脏。我的内心中其实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觉，就像浮动的萍草，找不到牵连自己的根。尽管我知道，我有上帝。但有时候，这是一种知识，而非是心里真实的认同和盼望。总觉得似水年华的背后，我自己是个孤独可耻的人。总害怕自己就这样碌碌无为的老去，然后不知所措的离开。这几天突然的就想到一部电影《返老还童》，它说：“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有些人，被闪电击过；有些人，对音乐有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而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我在想，我呢？

我是靠什么东西来认同自己呢？是我通过什么来认识自己呢？太多的时候，是通过别人来对自己认同，于是我的心中，总留一个地方，留给自己的欲望，需要别人来填满。可这些认同，却恰恰是一把双刃剑，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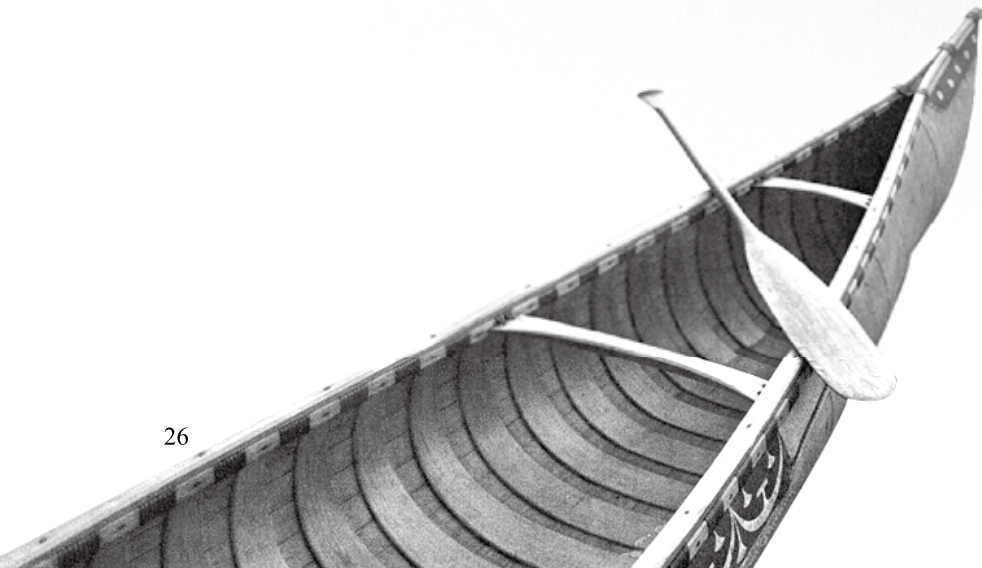
去，连带出自己无限悲情的自私。

这些天，我也在想，什么是恩典呢？我的自我的判定是放在基督面前吗？其实在内心的深处，我总想尝试着努力做些什么，来博得上帝的爱，或者来证明我配得他的，不然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呢？若有一天我不值得他爱了怎么办呢？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内心时常的发酵，然后我就像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找片树叶把自己外面包裹好，可内心中那块空虚，却无限延伸，似空寂无人却兵荒马乱。

这一切的症结不在城市，也不在文字，而在我自己的内心。这一切的纠缠不在头脑，也不在行为，而在于我不明白恩典。对有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是在为自己建起一座座的围墙。城墙的高筑和拆毁，是一辈子的工程也是一辈子的反反复复的梦魇。恩典的认识，不是在头脑中，信心的表达也不只是在文字里。真理需要活出来，而这一切的根基和前进的力量却不是自我的救赎，而是在于基督。

窗外断续有些雨，这雨水这不仅仅是云和云的交汇，而是上帝的应许。正如主日的时候齐老师说，残阳西下，你能看到什么呢？你应该看到上帝在《圣经》说，他让寒暑交替，让日月轮回。这是他的应许。

远离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住所。漂泊如亚伯拉罕的帐篷人生。人生不是用地方来度量，而是用呼召来计算。人生外面的漂流总会有个尽头，可内心的流浪，只有家才能温暖和补偿。于是，我们结婚生子，孩子渐长，我们渐老，岁月年华彼此对调。但总有些是超出时间之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可上帝之子却在苦难中替我们看见了，那就是盼望。我们在他的盼望中，得以看见盼望。也在他的光中，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回眸，却已经风轻云淡。



1992年3月的一个夜晚，我被两个信主的朋友带到一个干净的阁楼上，那里有一个安详的老人在等着我们。他对我说，电不通进去，电灯就不会亮，人心里若没有光，他全身就黑暗。这几句简单的话带着能力，征服了我，我接受了耶稣作我的救主。在他们的祷告声中，我从心里涌起一股安慰，并从深处感到，我过去所寻找的那个至大者在灵里与我亲近了。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天地都更新了，我在街上跳起来欢呼，重生的生命

告别了一切的旧造，脱下了一切缠累，我的灵魂到家了。

宝贝放在瓦器里

北村



我从未象今天这样希望依靠主。在经历了诸多环境之后，我晓得人是不可能得胜的；他那个生命不是得胜的生命，他那个生命是犯罪的生命。我曾试图改变这个生命，发觉毫无办法；神不是要改变这个生命，乃是要改换这个生命。当我刚刚得救时，以为我可以立志来得胜；我传讲神的话语，我相信我有很好的魂的功能可以用来理解神的话。我的确也传讲了几年。但随之我感到生命跟不上，我传讲的与我里面那个所是不一样，就当我渐渐觉得恩典不够时，神许可逼迫的环境临到我。

他是不误事的神。神看重器皿过于他传讲的话，看重所是过于所作。我们是何等幼稚，却竟然传讲了那么多话，有多少是出自宝座？又有多少出乎自己？感谢神那美好的手势，把我推向了仿佛孤独黑暗的日子，学习个人在他面前安静的功课。神也许可拆毁外面的工作，使人毫无作为。神取走了你安定的环境，也拿走了你的工作，教你不作什么。这不作什么的功课更难学，神带领隐藏在他翼下的日子中，我有过孤独、干枯，也有过盼望和寻求更真实的依靠。

神在我陷于虚空时及时拯救了我，将我带入他许可的幽闭环境中，恩典随

之满溢。我这才理解盖恩夫人所说，笼中小鸟的歌唱如何动人，因为我所依靠的那一位是已得胜的一位，他的得胜不是现在才做成，乃是二千年前在十架上就已完成，且藉着圣灵分赐到每一位圣徒中。我们有失败，但他是得胜的。为何有人更得胜而有人不那么得胜？并不是他出了问题，好比一幅好的画，它的美是客观存在的，有人睁开了眼睛，有人没有。那是信心的眼睛。因此得胜是属于他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人只需要睁开眼睛。

人不睁开眼睛是人认为自己还很强大，所以他看自己。他说他看神，其实他更多还在看自己，看自己传福音能，讲道能，有爱心，有信心。神就把他摆放在另一个环境中，让他看见自己不能，看见自己也会动摇、沮丧，也有烦躁甚至虚空，看见自己感觉不可靠。过去感觉让他兴奋，现在感觉让他沮丧。于是他就到了极其软弱的地步，而当他夸自己软弱如同保罗一样时，他就蒙了拯救。他不愿再看自己，因为不好看，他一看自己就沮丧，就忧伤，就绝望，就没有安慰。于是他迫切需要看神，他一看神他就蒙了拯救。那就是十架上耶稣挂在那里的异象。

我们要受击打，使我们软弱，这样神才有办法。也因为神太荣耀，我们太污秽，神太圣洁，我们有太多的罪，神不拆毁我们，不卸掉我们的肉体和自己，就没办法在我们里面说话。

《旧约》中神的灵会突然临到人身上，先知就说话，神收回先知就停止。《新约》不是这样，神的话要在人里面转几转，这是《新约》；神的灵要长住在人的灵中，这是《新约》；要丰丰满满地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新约》。这里的恩典就是道成肉身、死在十架又复活升天再赐下圣灵的耶稣，真理也可译为“实际”（希腊原文），在这里，真理成了实际。真理在耶稣身上成了实际，但神不满足，他要真理在每一个圣徒身上也成了实际。人有罪，神就赦免，人有肉体，神就击打，人有己，神就拆毁，总之神要达到目标。当我们理解神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时，我们就会感谢主，感谢神的工作，宝贝神击打的手。

所以，这是神作工的方式。奇妙的不是神为宝贝，神本是荣耀，奇怪的也不是我们这瓦器，我们本是污秽。奇妙就奇妙在“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是最大的神迹，显出莫大能力乃出于神。单单神不工作，单单瓦器也不行，两个放在一起，奇迹就发生了。所有经历中的动人故事开始于此。让我们经历并歌唱它。这是《新约》的职事。

用祷告堵住破口

远方的新月

今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就加州2008年公投通过的“禁止同性婚姻”法案，听取各方辩论一个多小时。美国之音预测，接下来可能为全美开放同性婚姻带来机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正在考虑，加州的8号提案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平等保护的条款。

九名法官中持相反立场的各有四票，被视为摇摆票的安东尼·肯尼迪法官，则对“如果不受理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立案，法院是否会进入未知水域”的问题，表达了担忧。

法官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对同性婚姻的法律作出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也将考虑把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结合的《联邦婚姻保护法案》，是否合宜。

美国九位大法官，即将决定《圣经》的婚姻原则是否还适用于美国，即将宣告美国还要不要听上帝的话。大部分人不看好。

很多年前我曾说过：假如没有信仰，自由还不如独裁，民主还不如专制。背后的意思是：对于那些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心、对公义的判断力、对良知的敏感度的人们来说，他们不适合享受民主和自由的一切优越。

人们一直尊崇的民主原则今天面临破产。因为当人心越来越偏离基督信仰，轻蔑神的公义，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就再也不能保障社会的健康了。同时，今天自由精神也不再神圣，因为当人心失去爱，所思所想尽都是恶，自由只能意味着各行其道、偏行己路。

《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前，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创6:5-6）。世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怎么会？看今日，就容易明白。今日有谁整天为别人、为后代着想，不都是为自己、为欲望盘算吗？

论到末日征兆，耶稣说：不法的事增多，人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人们会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太24:12-15）。丑陋成了美丽，罪孽成了神圣，私欲成了公理，暗昧成了光明，悖逆成了合理，弯曲成了正直，人的法律超过神的声音，等等。

既然《圣经》预言这个败坏的、通向末日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的一切呼唤、抗争、辩论、哀叹，就都不能改变什么。

那么，此时此刻怎么办？耶稣说福音要先传遍天下，末日才会到（太24:12-14）。领人到耶稣面前来，是让人悔改、得救的唯一前提。你和不认识耶稣的人争辩到死，他也没有能力认罪悔改；而一个认识耶稣是谁的人，一定会重生得救。所以耶稣要我们在末日来临之前，抓紧传福音，也祈求庄稼的主人，差派更多的工人来收割已经熟透、快要烂掉的庄稼。

这时候，基督徒要藉着祷告，靠主的力量，保守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宁可痛苦忍耐到底，也绝不与世人同流合污。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24:12-13）。

美国的光景，不过是人类光景的缩影或先兆。世界上不会有哪一个地方，将会比美国好到哪里去。

这时候，为美国祷告，就是为人类祷告，也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们祷告。

黑暗中的灯塔

莫非



有一位爱尔兰《圣经》学者葛山(Dominic Crossan),形容后现代是黑夜中的大海,“在哪里没有灯塔看守人,没有灯塔,没有岸。只有住在用自己想像所造成木筏上的人。”

他的形容很图像,把一个时代形容得如此黑暗,且是在黑不见光的汪洋中。那是种天茫地暗中的漂浮,远处没有灯塔看守人,也没有灯塔,更没有岸,只有住在用想像力所制造的木筏上四处漂流的人。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盼望,没有方向,岸边无人等候,海上漂流无边际的世界。人活在其中,凭藉地,只是用虚构出来的一个想像世界。

这不禁止人思考,在这个黑暗的汪洋世界里,我们基督徒身处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黑暗世界,我们的呼召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破碎又断裂的世界,对我们写作的人来说,文字可以当作桨来划么?或是可以提供一个可以驶入安息的港湾么?还是文字可以成为一座灯塔,来照亮黑暗中的大海?文字对这个世代,对也生活在这个世代的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呢?

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自然文字无法救赎灵魂,只有主耶稣可以。然而,我们却可能都有被文字照亮,甚至燃烧的经验。比如说读经,圣灵透过经上

的文字,有时会亮如火焰,炽热我们寒冷又迷惑的心。或者读到一些好作品,文中的一、两句话,像黑森林中闪烁的星光,隐隐似乎望见自己从未说出,也说不清楚的一些感受或关注。从文字中,我们还可能看到自己的本像,像靠近烛火的镜子,黑暗中浮出的脸,浮飘着深层的自己,陌生又熟悉。幸运地,我们更可能读到一些生命的智慧或者洞察,顿然让人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悟。文字,此时好像变成了我们灵魂的殖民地,在其中对一些美丽的轨迹流连忘返。

被照亮是一种很温暖美好的经历,因为黑雾中,忽然有了“岸”的方向。在这世界,可能只有一种人不知自己是谁,也不知要往哪里去,却完全不在乎。就是活得像巴斯卡所说“死囚犯”那样的人,在面对死刑时,只愿花时间扔掷骰子,却不会想要推算自己究竟怎样陷入这样的状况?明日又将会发生什么?

大部分人还是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谓,会想要找到“岸”的方向。文字和光的关系,就在于书写信仰时,可以描写光或者光所照到的地方,赋予人一个方向。书写或者创作本身,亦可帮我们从忙碌的生活里,被吸引进入一个孤独沉思的空间。在那一

人的天地里，不论是对自我，生命和世界，透过书写，都可以重新发现、认识和陈述。文字又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涉入我们深层的回忆和想法，提醒我们生存的复杂和神秘，丑恶和美丽。某些方也可说，写作有点像信仰中的祷告。内涵某种特殊力量，可以帮我们把破碎的生活经验重新诠释，转变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文字整理后，等于再把一个更有生命洞察或更丰富的我们，送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在文字中，我们也不只和自我对话，也在往外触摸这世上另外一个灵魂，甚至，在文字中与神相遇。同时，读者在我们的文字中，也可以指出他生命中的一些事实和感受。

如此说来，作家是先从自身的经验和苦难里指认，指认中自己的生命得到整理和认识，同时也有了语言可以分享出来，其他有类似经验的读者读到后，便透过文字和我们结合成为一种社群。这就是书写。

不只如此，有位美国南方作家波西(Walker Percy)还形容写作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把脉，在文字中，揭发科学或医学揭发不出来的病态。也许心理医生会诊断为精神病的桉例，文学里却可能呈现是属于人际关系里的疏离，或是信仰的危机。而且，还会探讨为何人与人会疏离？灵魂是从哪里自我放逐出来？基督徒作者的笔，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另类哥白尼。天文学家哥白尼曾提出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心论，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日心论)，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地心论)。基督徒作者的笔，也可指出整个世界不是绕着我们转(人心论)，我们绝非这个世界的中心，只有神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神心论)。

而且面对人性，有时文学作者会比专家或学者更能回答一些问题，什么是病态？什么是险恶？什么又是人心的渴望？很多拿起笔的人，都像《圣经》里一些书卷的作者，大卫、耶利米、何西阿等，本身有着自己的罪、伤口和软弱。因此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生命角度，在困境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以指出什么才是生命里的真相。自然，人生有许多方式可以走进真理，然后表述真理。不可否认地，文字书写是最有力，也走得最深的一种方式。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人是在灵里渴求中漂流，这个时代需要点灯的人。但灯塔看守人自己不是光，也不拥有光，他能作的，只是把光打到需要光的地方。对基督徒作者来说，也许不是每个作者都敢自许为灯塔看守人，但至少，我们可以用文字陪伴海里漂流的人，一起游到有灯塔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有软弱和破碎，也有落海吃水的经验，深深了解什么是漂流的滋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信仰，我们说得“脚踏实地”是怎么一回事，知道恩典在生活中出现的样貌为何。因此，也可说用文字点亮或陪伴，而非律法式的教导或定罪，是这个世代每一位基督徒文字事奉者的呼召了。



主如此问我*

海燕 译


在德国路伯克大教堂的墙壁上，有一首名闻遐迩的诗歌：

Ye call Me Master and obey me not,
Ye call Me Light and see Me not,
Ye call Me Way and walk not,
Ye call Me Life and desire Me not,
Ye call Me wise and follow Me not,
Ye call Me fair and love Me not,
Ye call Me rich and ask Me not,
Ye call Me eternal and seek Me not,
Ye call Me gracious and trust Me not,
Ye call Me noble and serve Me not,
Ye call Me mighty and honor Me not,
Ye call Me just and fear Me not,
If I condemn you, blame me not.

Anonymous

你称我为主，你顺从我吗？
你称我为光，你看见了我吗？
你称我为道路，你走在其上吗？
你称我为生命，你渴望我吗？
你称我为智者，你听从我吗？
你称我为良人，你爱慕我吗？
你称我为富足，你求告我吗？
你称我为永生，你追寻我吗？
你称我为恩典，你信赖我吗？
你称我为尊贵，你来事奉我吗？
你称我为全能，你在荣耀我吗？
你称我为公义，你敬畏我吗？
审判临到之时，何必埋怨我呢？





Cahyabuana Neuroedukasi Indonesia's Notes

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信徒改写了此诗：

You call Me the Way
but you don' t follow Me
You call Me the Ligh
but you don' t see Me
You call Me the Teacher
but you don' t listen to Me
You call Me the Lord
but you don' t serve Me
You call Me the Truth
but you don' t believe Me
Don' t be surprised if one day
I don' t know you

称我为道路，
你却没有走在其上
称我为光，
你却看不见我
称我为夫子
你却没有听从我
称我为主
你却不肯事奉我
称我为真理
你却不肯相信我
到那一天，为什么你还讶异
我不认识你呢

注释：

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们感谢你

爱默生

为花朵绕着我们的脚步开放，
为柔软的草那样清新芬芳，
为蜜蜂的嗡叫和群鸟的歌唱，
为美好的万物有我们听和歌唱，
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

为清澈的水流和蔚蓝的天空，
为可爱的绿荫树枝高上穹苍，
为芬芳的空气和清凉的微风，
为树丛在风中的歌咏，
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

为母亲的慈爱，父亲护卫关照，
为弟兄们强壮，姊妹秀丽美貌，
为家庭的爱和每天去上学校，
为你的引导免我们偏离正道，
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

为了你慈爱永恒的臂膀，
支持我们越过所有祸患忧伤，
为神圣赐福的话语长久以往，
现在帮助我们对你旨意明朗，
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



远方的新月

德国随想

这次德国南部教会同工培训营租借的青年旅馆，离慕尼黑纳粹集中营只有几分钟的路。雪后前往，发现参观者大多是一群群中学生。这使我感触很深。这是德国现代史上一个羞耻的纪念碑。德国法西斯的崛起导致5000万人死亡，500万犹太人被残杀。德国人没有回避自己的丑陋，没有否认自己的罪恶，没有掩饰自己的残酷，而是把它揭示、铸造出来，永久地鞭挞、警诫自己。一队队中学生，如果不到这里来，如果不了解自己父辈的疯狂、丑陋和羞耻，谁敢说他们不会重蹈覆辙呢？如今在这里，这些令他们难以置信的史实，就像疫苗一样，预先注射进他们的心田。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像一个伟大的人一样，并不在于他不犯错误，不做蠢事，而在于他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在蠢事中变得聪明。智慧而又勇敢地为自己矗立起耻辱纪念碑，不正是伟大民族的标志吗？



中国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人没有这样的耻辱纪念碑，他们依然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国人自己呢？中国有这样的耻辱纪念碑吗？记得巴金等老人早就倡议建立一座文革纪念馆，好让中国下一代、再下一代汲取惨痛教训，然而石沉大海。不仅文革，如果不把我们所犯过的每一件罪恶、每一次愚蠢都记载下来，警醒下去，如果不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中建立起一座座耻辱纪念碑，那么，悲剧只能一次次重演；尽管变换着形式，灵魂却是一样的。

这次德国之行，在莱比锡，我参观了古典音乐大师巴赫的大教堂，参观了导致柏林墙倒下、东西德统一的尼古拉大教堂，又去了威登堡，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大教堂。在德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小乡镇的中心，都矗立着教堂。这不能不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流淌着基督教文明血液的民族。是十字架的救赎，是面对上帝的忏悔，是一颗颗勇于面对自身罪恶的灵魂，使德国民族和日本民族中国民族不一样。在这里我不能不引用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有罪恶、有上帝因而有忏悔的世界，一个是有罪恶、没有上帝因而不忏悔的世界。

有人会说，德国的教会不是在没落吗？是的，中国的儒家传统也在中国没落着。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比德国人更带着儒家文化的烙印，而德国人也比中国人更带着基督教文明的烙印。基督教文明两千年来，已经渗透和溶解在西方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和层面，无论是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社会心态和政治制度。

西方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的危机，是他们的基督信仰的危机；换句话说，他们在灵魂上今天占有的优势，吃的是老本。中国正相反。中国真正的崛起，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的崛起，是信仰的觉醒。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百倍的增长，且方兴未艾；换句话说，中国的灵魂今天虽然还没有重生，但我们着眼的是未来。上帝爱十三亿灵魂。神州之灵必系于神——不然就不配称为神州了。





相遇慕尼黑

范学德

飞机一降落到慕尼黑机场，我就想起了他的名字：子健。上次来慕尼黑我曾住在子健的家中，那天晚上他父母在教会中忙，他和妹妹招待了我。那年他只有十几岁。飞机滑行在慕尼黑机场，我希望这次在慕尼黑能见到他。现在的子健会是什么样子？还是那个一头浓发，爱笑的年轻人吗？

在潘尧之和张小彦夫妇的家中，我又看到了子健，但他记不起我来了。我仔细看他，变了，但还是一头乌发，头发还有点卷，一笑，嘴还是抿起来，成了一条线。他在柏林的一所大学学音乐，正在写论文。子健在高中各门功课都很好，为什么去学艺术？他的回答简单，“我喜欢。”我问子健，“你上大学了，还信耶稣吗？”他笑着说，“叔叔，如果不信耶稣，还有什么好信的吗？”我问，“听说你写了一些曲子，你都写了些什么？”子健说，“写一些心灵的，我没有写那些谈恋爱啊，结婚生孩子啊，要是没有心灵，都是垃圾。”

第二天子健的父母要到教会去准备下午的布道会，他们嘱托子健带我出去转转。子健把头发整理得整整齐齐

齐的才出来，我笑着说，艺术家有两种，一种特注意形象，一种特糟蹋。你是前一种，他向我眨眨眼，抿着嘴笑了。圣诞节快到了，路上没什么车，我们一路绿灯到了展览馆，但是展厅的大门紧锁着。子健说，“范叔叔，我们散步吧。”

在一个古典建筑前，子健告诉我，“这是巴伐利亚州政府。你看门前，这个纪念碑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去的将士。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纳粹的暴行。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提醒：纳粹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我说，“这些建筑都是新修的吧？听说，二战后期慕尼黑几乎被炸平了。”子健说，“是的，但是按照原来的图纸恢复的，百分之六七十的建筑材料也是原来的，德国人把一块块的砖石找出来，用来重建。”

我问子健，“你喜欢里尔克的诗吗？”子健说，“喜欢，他的诗很有思想。”“你知不知道埃克哈特大师，路德非常喜欢他。”我把“埃克哈特”四个使劲重复了一遍。“Eckhart，子健说，以前读过他的东西。”

我说，“埃克哈特说：‘敬重上帝’是谁呢？是那些在一切事物之中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的人。”子健说，“他说得好。你看天上的飞鸟，飞得多美。”我说，“埃克哈特还说，‘上帝在不断生成之中。’我想，他说的是我们心中的上帝，他不断地生成，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不断地在我们生命中生成。”子健说，“我们爱上帝，他才能不断地在我们心中生成。”我说，“愿上帝祝福你，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子健说，“我会努力的。当我创作的时候，我最满足，当然，也伴随着痛苦。也许我不会赚很多的钱，但我不会把开名车当作目标。那些东西不会满足我。创造出有价值的乐曲，我才会满足，快乐。”我说，“好好创作吧，找到你自己的语言，那是上帝单单给予你的语言。”子健说，“我正在寻找，我一定会找到，因为上帝知道我在寻找。”

那天晚上，我对子健说，放几首你写的歌曲吧。子健放了，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我不懂歌词，但那旋律挺美，有点慢，包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听完后，我说，子健，再给我弹一首曲子好吗？他笑了，坐到了钢琴前，一首美妙的音乐从他的十个指头下缓缓地流出。我一边听，一边为他祈祷，主啊，带领子健，让他在你的恩典中成长为你喜悦的孩子。



怦然心动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七路

冬天的夕阳在窗台上定格下来的时候，我看完了《怦然心动》。忽然想到安妮宝贝的一段话：“一些年之后，我要跟你去山下人迹稀少的小镇生活。清晨爬到高山巅顶，下山去集市买蔬菜水果。烹煮打扫。午后读一本书。晚上在杏花树下喝酒，聊天，直到月色和露水清凉。在梦中，行至岩凤尾蕨茂盛的空空山谷，鸟声清脆，树上种子崩裂……一起在树下疲累而眠。醒来时，我尚年少，你未老。”

《怦然心动》的故事是一种交替比对切换叙事的手法展开，它用男孩和女孩的视角，展示了所有的世界。这个世界丑陋和美丽共存，这个世界爱和盼望还在。人性里还存着诗意般的情怀，这让我们互相点亮了彼此的生命，也让这个越发暗淡的世界时不时地显得那么温暖美好。

这种纯净，没有《山楂树之恋》的做作，也没有我们文化的苦毒。它像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过新绿的嫩芽，就像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经过的路，都成为必经之路。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光影，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

树的寓言

等光与影都成为果子时，你便怦然忆起昨日了。（周梦蝶《树》）

邻家女孩朱丽在七岁的时候，爱上了新搬到镇上的布莱斯，她对他一见钟情，心愿是获得他的吻。两人是同班同学，她一直想方设法接近他，但是他避之不及，就像躲避瘟神一样。这种懵懂之情如果对于朱丽来说是爱情的话，那么那棵宽阔高耸的梧桐树就应该是她生命的节奏和诗意般成长的栖息之地。

在那棵树上，朱丽看到了“落日泛起紫红的余晖，有时散发出橘红色的火光燃起天边的晚霞。”比这风景更美好的是，朱丽拥有了发现美的眼睛。“美其实就在身旁，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种拥有和发现，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因为只有感恩的人才能懂得欣赏和发现，在那些最平凡的事物和人之上，有着褶皱的光辉。这种感恩





也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恩典，懂得尊敬生命，才能发现只属于生命的奥秘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才能活出自尊和勇气。朱丽的科学实验的题目恰恰是“小鸡的孵化”，并且获得第一名。这其实再明显不过的说明了，一个生命的看似由无到有，看似从一颗蛋到毛茸茸的小鸡的破壳，都在印证着平凡中的不平凡，印证着生命的本身是最伟大科学的探求。

在那棵树上，朱丽学会了只有承认自己的生命的有限，才能拥有更多的无限。即使树上的风景再好，那些风景终究会在生命中消失。就像怦然记起的昨日，就像那棵被砍伐掉的梧桐树。有人要砍掉那棵梧桐树，她固执孤独地站在树上负隅顽抗，像是唐吉可德对着风车一样。爸爸望着她不无失落地说着：“It's time。”她才开始明白，是时候，该下来了。她懂得有些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把握，是超越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学会放弃。莱昂纳德·科恩说：“每一个生命都有裂缝，如此才会有光线射进来。”只有看到我们的有限，放弃那关闭的一扇门，才能看到光从另一扇窗照射进来，温暖你的人生。于是，树被砍倒，变成了墙上一幅永恒的画，变成了朱丽心中的盼望和信念的种子，并且这种子会长出枝繁叶茂，会结出喜乐和爱的果子。让朱丽听风吹来的方向，像树不卑不亢的生长。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最真实的感受。

在那棵树上，朱丽学会了思考，“我慢慢领悟了父亲所说的整体胜于局部总和的道理。”我也在想，“如何才能整体胜于局部的总和”，这一定不是简单的加法，这个世界教给我们的是，整体等于局部之和，而现实是整体小于局部总和。这种算法已经超出了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算法。我想唯一答案，也只有爱了。

家的寻找

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圣经·诗篇》）

《怦然心动》中除了朱丽和布莱斯之间纠缠不清的苦涩和喜悦外，还有一个元素让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思



考。那就是“家”。

从外看朱丽家的标签大概是：贫穷，有着杂草疯长的后院，让人感觉患有某种病毒的一群鸡，两个哥哥和朱丽，父亲有一个智障的弟弟需要照顾。布莱斯的家恰恰相反，富裕，有着美丽的开满花朵的后院。可从里面窥视这两个家的时候，所表现的标签却恰恰相反。朱丽的家虽不富裕，但孩子们并不因为贫穷自卑，家里虽偶尔争吵，但争吵后父母轮番到孩子的卧室去道歉，朱丽说：“我为有这样一个家感到庆幸。”朱丽的家还有一种温暖和一种沟通的协调。而住马路对面的布莱斯的家，父亲尖酸和懦弱，一直想用在外面的仅存的父亲的名分来维持尊严并且要求别人。当叛逆的姐姐和父亲冲突时，父亲最后只能亮出巴掌。在他的家中虽有表面的和平，但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正如里尔克说：“他们在城市没有家，他们在城市里迷失，犹如迷失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可恶的森林中，在喧嚣中他们听不到意志进行的脚步，在所有人心，恐惧在生长。他们走得歪歪斜斜，所有的物体好似都悬在他们头上。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有过童年，现在已经失去，有过力气，如今患了病，有过爱，如今凋谢了，”生长在这种家庭的布莱斯在通篇电影表达出来的很多懦弱以及骄傲和自卑的结合体。还好布莱斯还有一位慈祥的爷爷，慢慢打开他的浅薄，引导他走向丰盛。

外在的，可以借着改变来改变。朱丽可以修葺院子，种上花花草草。布莱斯全家可以借着邀请宾客来表明热情和爱，但他们家仍然在外在的光鲜下腐烂。这都指向了最重要的是核心——内心。”在《箴言》中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注：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改变心，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石头不会呼吸，除非把石头敲击，粉碎。换上跳动的生命。只有这样，家里才有爱，靠着内心所迸发的爱，外面的才会持久，即使受伤也有前进的动力。

怦然心动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



有。（韩寒电影台词的翻译）

在历经众多大大小小的烦扰之后，布莱斯说：“我意识到加利特一件事是说对了：我心动了。完全心动了。”这怦然心动是被朱丽的勇气，自爱以及善良所激发。爱既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因为我们需要爱。朱丽和布莱斯之间的成长，就像电影结尾之处的那棵新栽种的稚嫩的梧桐树，是一种新的开始和承诺，也是心的呵护和责任。我们端详一张张脸就像凝视一口口井，所见的倒影是灵魂的姿态。有人在观影后说：“让我们在容颜老去，失去梦想的能力之时，还能够在心里点起一盏小灯，让诗意从心底蔓延出来，化作嘴角边一抹不老的微笑。”这部电影中所表达的单纯的爱，足以令我们向往，可见我们人生中爱的稀缺。可人生中仅仅停留在此，还未找到真爱。

C·S·路易斯在《四种爱》中说：“我们所说的爱若仅仅是一种渴望——渴望自己被爱，那就十分的可悲……如果我们的爱只是在指向这种渴望，我们就把根本不是爱的东西误当作了爱。”路易斯在书中区分了物爱，情爱，友爱，以及仁爱，他谈到了爱的魅力，也谈到爱的陷阱。谈到了”“给予之爱”的危险，也谈到了“需求之爱的崇高”。但他更强调的说，人类的爱必须有超人间的目标，而这种爱只属于爱的根源，那就是上帝。

何光沪在本书的序中说：“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比在其他时代更甚，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支柱。或最后的支柱……爱，才是真正的人生，人才会真正地生活。然而，那爱必须是仁爱，或圣爱，或大爱。”

如果《怦然心动》源于那一次多看你一眼的情愫，我们生命的何尝不需要被在宇宙中的目光将空隙填满，把阴影挡住。带着我的梦闭上了你的眼睛。



真相

是什么？

——陈凯歌电影《搜索》

石衡潭

一件事情发生了，人人都急于知道真相。在传统社会，通讯不便，人们可能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而在网络时代，无数扑面而来的资讯，同样让你无所适从，找不着北。以前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是在今天，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相。正如百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言：“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当然，这只是陈凯歌电影《搜索》的表层。其实，人们想要搜索的也不一定是真相，而是想要看到自己所想要看到的，还有一些人是想要达到自己所想要达到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人的心思意念。可是，无论如何，在这样一场大众狂欢般的大搜索中，各人又露出了各自的真相。

真相有不同方面，也在不同阶段展露。叶蓝秋在得知自己患淋巴瘤之前，看到的是什么呢？姣好的面容、苗条的身段、优雅的举止、显耀的位置、舒适的环境、老板的信任、同事的羡慕，似乎一切都很美妙。可只因她去了一趟医院，听了医生的一席话，一切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她看到的是变形的身体、可怕的结局。于是，她马上变了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她拒不给老人让座，还出言不逊，引起众怒。后来，又辞职，借钱，卖房，要以金钱来买最后的幸福与疯狂。如此种种，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太大，所以，激发了公众无限的好奇。其实，她本来就是多面的，只是被习惯压抑罢了，而一旦遭遇突发情境，某些东西就会喷薄而出。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爆发，而在于这种爆发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少。在我看来，这种爆发还是有些过当了。关于不让座，叶蓝秋后来已经真诚道歉了。这没有什么好多说。而她雇杨守诚花天酒地一晌贪欢是值得讨论的。谁都可能遭遇困境与绝境，可没有必要以此来刺激自己，更没有理由去绑架别人。其实，她对杨守诚的雇佣最终已经变成一种道德绑架。她让杨每天陪着自己，甚至让她陪自己在郊外过夜一同看日出，全然不顾对方有自己的事、有自己的女朋友。最后，她乘风归去，也似乎十分爽快。可是没有想到，给亲人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影片故意略去了对她家庭背景的介绍，可她决不可能是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这且不说，至少还

需要考虑陪她度过最后七天的杨守诚呀！

应该说，叶蓝秋并非别无他路。淋巴瘤有可能通过积极有效的治疗而缓解与痊愈，至少生命还可以有更多的延续；与疾病顽强做斗争更能够体现生命的崇高与伟大；在痛苦与患难中也更容易遭遇神迹更新生命……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看到，甚至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太注重眼睛所看见的，而忽略了心灵所想见的。所看见的不过是物质，所想见的才是真正的奇迹。“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4：17—18）叶蓝秋以为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必然结局，实际上，她与生命的真相还很遥远。致命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心灵的顽症——绝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8：24—25）

在“不让座”事件中，公众看到的是真相吗？看到了，可只能说是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真相，因为许多内在的隐情是他们没有看到的。记者陈若兮所追求的也不是真相，而是想利用这个事件来吸引眼球，来为自己的成名做铺垫，说得更直接点是为自己的婚房做积累。她的日常感叹是：“吃得起最贵的三明治，买不起最便宜的房。”她就连报道此事的方式也是不真实的，明明是实习记者杨佳琪拍的片子，她却理直气壮地挂上了自己的名字。她一开始就偏了，后来更变本加厉，包括有意片面截取对叶蓝秋中学老师的采访，不让播出叶蓝秋的道歉声明等等，直至最后有意无意地接受贿赂。如她自己所言：“干咱们这行，一得脸皮厚，二得豁得出去，才能走到底。”她真的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看起来是离房子、离结婚越来越近了，可没有想到却是离男朋友越来越远了。她自以为得到的时候，却真正地失去了。

莫小渝在办公室撞见叶蓝秋伏在自己丈夫沈流舒的胸前，她看到的是真相吗？她对此耿耿于怀，不断追问丈夫，甚至还打电话到电视台出他的丑；对叶蓝秋也是不依不饶，穷追猛打。最后，她收获的是什么呢？沈流舒认为她没有档次，与她越来越疏远；叶蓝秋也走上了绝路。可是，难道她看到的又不是真相吗？不管沈流舒如何辩白，这件事是真的，而他即使当时没有进一步的行为，难道就没有进一步的心思吗？“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7—28）更重要的是，在莫小渝这样的追问中，她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真相：沈流舒在乎的不是那叶蓝秋，也不是她莫小渝，而是他自己的成功。从上市公司到跨国公司，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才是他人生的真正目标，其他如友谊、爱情、婚姻，只是他迈向成功之途的一种资源与工具而已。为了与斯通公司合作，他可以大摆筵席大买珠宝以秀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而回到内室，又是另一番嘴脸，在妻子面前，拒绝解释，拒绝道歉不说，还大发雷霆。“我沈流舒看上的女人，还用偷？”

在叶蓝秋的葬礼上，沈流舒似乎流露出了真情，不停地用手帕拭泪，还信誓旦旦表示要建立一个叶蓝秋救助基金会，去帮助那些处在绝望之中的人。可是，回到家，看到还在为叶蓝秋哭泣的妻子莫小渝，他却

说：“哭出来吧！哭出来就舒坦了，我现在就舒坦了。”原来，他一切的作为与表态，最终只是为了自己的舒坦。这让莫小渝完全看清了他的为人，他的冷漠不仅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所有人的。当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是他针对陈若兮说的那句话：“看我怎么捏死她！”如此种种，令莫小渝彻底绝望，最后，带着那些曾经带给自己美好回忆的物件，留下一封离婚协议书，莫小渝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幢豪宅。此时此刻，从前那个口口声声“千万别等没了好身材才买得起漂亮衣服”的她似乎多少明白了一点生活的真谛。

人们希望看到别人的真相，却拼命掩盖自己的真相，在亲友之间也不例外。办婚礼还要赚亲家的钱，让婚庆公司人把费用从三十万说成六十万，而黄了的这笔费用竟要那个道出真情的员工承担。杨守诚为此不仅丢了工作，还背上了债务，得到的老板的解释是：“不说实话你会死啊？你看看现在，除了有病的，谁说实话啊？”唐小华一直对叶蓝秋千声感谢百般奉承，可等叶蓝秋一转身，却就将她的真实姓名公司名称透露到了网上，还故意让前来谈判的外宾看电视上有关“不让座”事件的报道，以达到毁坏叶蓝秋形象的目的。杨佳琪好像纯真无邪、可怜兮兮，可是遇到有极大好处时，她也能千方百计找到陈若兮的银行卡号，完成一笔重要交易。最后，她似乎长大了，能够摆脱陈若兮掌控，独立发稿了，可我们看到，面前出现的，活脱脱是另一个当初的陈若兮。

杨守诚是影片中的一个亮点。他敢讲真话，乐于助人，能文能武，有情有义。在七天的雇佣生活中，他让叶蓝秋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并且在最后的时刻爱上了她。编导把他作为一个青春爽朗的正面形象来塑造，连女友陈若兮也为他的背叛而开脱：“是爱情就没什么对不起。”其实，爱情并非人生的顶点，而常常成为男女的盲点。如果多年的厮守不如七天的相聚的话，那么，这份情感的真实性与牢固性是成问题的。不是遇到的每一份感情都应该接受，也不是每一种帮助都要出自爱情。爱情并非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治愈一切疾病的灵丹妙药。寻找到爱情固然美好，可生活如何继续更加重要。

社会天天在变，人人也天天在变，只是人性没有变。今天的你就是明天的我，我的失败是你的机会。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是为人做嫁衣裳。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们既追求真相，又害怕真相。“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马太福音》7：3）在这条道路上，许多人浅尝辄止，半途而归；有的人以为找到了，可实际路还长着；只有少数人会坚持不懈，最终找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这节经文的更应该这样翻译：你们持续祈求，就给你们。持续寻找，就寻见。持续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上下 (二十二)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圣灵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记》1: 1-3

谈到创世，西方理性主义神学总喜欢从“上帝说”开始，因为那似乎是一个有形的实在基点。可是，《圣经》将“上帝之灵的运行”甚至放在了“上帝说”之前，说明不能从把圣灵从“起初”的绝对基点中排除出来。圣灵不仅是创造的一个向度，也是圣父与圣子之关系的关键。少了圣灵，就没有上帝，因为除去圣灵，三位一体就不能成立。唯具有圣灵的“话（即道）”才是上帝的真道；离开了圣灵，所谓的“道”不过是一堆有限的理念。从越过圣灵的“道”开始，是西方神学不可避免地导向只讲理性的非生命化（即非现象化）的原因。

圣灵是本体现象的关键。只有通过灵的形式，无限本体才有可能在有限具象里面现象。超越之

物存在于有限形体里面的“在”总是灵的“在”。大的东西怎么可能存身于小的东西里面呢？形体的路显然是走不通的。灵是“大”寓于“小”的关键。在“小”的形体里面，“大”依然在，但不是形体的在，而是灵的在。所有“大寓于小”的现象都是灵的在；圣灵之“在”却是“至大寓于小”。一般的“大”都可以在某个有限层面还原为具象，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非至的“大”都不是“灵”的，都没有最后超越形体的束缚。圣灵就是至大者的灵，从而，圣灵在任何有限形体的层面上都是“灵”的；在这一意义上，圣灵是绝对之灵。圣灵起初就是灵，从而，永远是灵。圣灵是至上的，因为圣灵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本体，所以，本体也是“灵”的。本体在具象里面的“在”是“灵”的“在”。圣灵就是具象里面的本体之“在”。通过圣灵，本体现象在具象里面。对于具象，具有了圣灵，就具有了本体；正是以圣灵的形式，本体存身于具象之中。这就是“现象”。具象“现”了本体之“象”，就是“现象”，而本体以圣灵形式在着，则是本体显现于具象的关键。本体就是绝对之“在”；绝对之“在”能够在非绝对的地方在着，就因为绝对之“在”能够以圣灵的形式在着。正由于灵可以寓于任何形体，“绝对”就能够以灵的形式在一切非“绝对”里面在着。“绝对”只可能是“灵”的，因为所有形体都不得不有“限”，从而，都不得不相对。圣灵是现象里面的绝对要素。因为圣灵，绝对的本体可以居住在相对的具象里面。圣灵是现象的必需要素。本体不是大而又大，而是微小里面的不可解构。比大更大的，是无法现象的。要现象，就得小；必须小而不失其大的，才可能现象。圣灵就是可以进入任何小的大，从而，圣灵是上帝现象的形式。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罗马书》1: 2-4

“肉体”就是有限的具象形体。“圣灵”就是无限本体在有限具象世界里面的存在形式。“死里复活”就是本体的显现；当一切具象形体都逝去以后，那不灭的就是本体。“上帝”就是本体；“上帝的儿子”就是本体的具象化，也就是本体的现象。耶稣的肉体也是具象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时间系列的一个环节。“肉体”就是非本体，就是可逝的，有限的；“上帝”却是本体，即永恒的，无限的。有限的“肉体”如何可能成为无限本体的显现呢？换言之，耶稣如何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子”呢？因为“圣灵”。本体以“圣灵”的形式存在于具象之中，那具象就成为了本体的显现。“上帝”以“圣灵”的形式住在“肉体”里面，那“肉体”就成为“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是本体之能力的显现。“死”就是肉体的终止；“复活”则是死了还活着。既然“肉体”已经“死”了，“肉体”就全然无能力可言；所以，“死”了的“肉体”还活着，一定是“肉体”以上的力量使然。“肉体”在自身之力完全枯竭以后还“活”着，那是“圣灵”的大能，或者说，是以“圣灵”形式出现的上帝之能。本体是不灭的；若本体以“圣灵”的形式住在“肉体”里面，则那“肉体”也就成为不灭之物（即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凭借“圣灵”而具有本体的“肉体”。“圣灵”是本体内住于“肉体”的关键。没有“圣灵”，具象世界就没有本体；没有“圣灵”，“肉体”就只是一堆会逝去的具象。“圣灵”就是“上帝”；没有“圣灵”，就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又哪儿来的“上帝的儿子”。“圣灵”是“上帝”出现在具象世界的关键；“圣灵”住在哪个“肉体”，那个“肉体”就是“上帝的儿子”。“圣灵”就是具象里面的本体之“在”；“圣灵”就是“肉体”里面的“上帝”生命。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14: 16-17

本体是“圣灵”，所以，本体不可眼见，只能“心”见。有“心”者就认识“圣灵”，无“心”者就不认识“圣灵”，因为“灵”与“灵”才可能相交。认识“圣灵”，就是具有“圣灵”；里面没有“圣灵”的，又如何可以认出外边的“圣灵”呢？“在你们里面”就是圣灵的为我

性质。圣灵若没有变成我的灵，就没有住在我里面。“在你们里面”表明了接受圣灵的主体性质。从里面（即内在地）接受的，才是作为主体接受的。如果还是外在地被他者强制地接受，就没有主体性可言。圣灵是我的生命，从而，圣灵是我里面的。这就是圣灵的现象。圣灵并不是生命之外的独立实体；圣灵就是现象在生命中的本体。圣灵就是对主体生命的主宰；圣灵就是“本”着一切主体生命的终极之“体”。没有主体生命，就没有圣灵；从而，不“在你们里面”，就没有圣灵。圣灵是本体存在于具象里面的形式。

圣灵就是“父”在“子”中，或者说，在“子”中的“父”就表现为圣灵。单是圣子并不能将圣灵赐下，所以，圣子要求圣父。但是，但是单单是圣父也不能赐下圣灵，由此，要由圣子去求。单有圣子，就只有具象，从而，缺乏本体的无限向度；单有圣父，就只有空洞的无限本体，由此，失却了具象的实在向度。只有在圣子生命里的圣父，同时也就是在圣父生命里的圣子，才可能将圣灵赐下。圣父以圣灵的形式活在圣子的生命里面，从而，圣父具有了具象的实在表现；圣子以圣灵的形式容纳圣父，由此，圣子具有了本体的无限向度。由于圣灵，圣子就是圣父，因为圣子的灵就是圣父的灵；由于圣灵，圣父就是圣子，因为支配圣子主体生命的正是圣父的灵。有了圣灵，就同时有了圣父与圣子；如此说法无非表示，只有同时有了圣父与圣子，才有圣灵。

“他与你们永远同在”。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难道圣子就不与我们永远同在了吗？如果圣子与圣灵都仅仅是三位一体之上帝的向度？则圣灵在，上帝就在；上帝在，圣子就在。圣子的向度仅仅是上帝的直接具象形式。如果圣子仅仅只有直接具象形式，圣子就不是圣子。圣子必须同时也交织于圣父与圣灵的向度，才可以作为圣子存在。圣子的“位”格必须以“一体”为前提，而“一体”就是“三位”的对立统一。圣灵就是圣子的灵；正因为圣灵的同在，圣子才成为圣子。圣灵与我们同在，圣子就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就是圣子的灵。“圣子不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命题，仅仅意味着圣子的具象形式与我们有所不同，圣子的肉身不是我们的肉身；由于这个肉身的区别，圣子与我们有着外在的不同；在外形的意义上，圣子不住



在我们里面。然而，圣灵就是圣子的灵；肉身的不同不能阻止灵的统一；当圣灵进入我们的肉身之时，圣子就借着自己的灵而内住在我们里面。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约翰福音》16: 7

“去”就是“去世”。从字面上看，圣灵的“来”与圣子的“去”是相续的，从而，前者的“来”与后者的“去”是排斥的，不能并存。但是，圣灵与圣子都是永恒的上帝，他们的存在之间怎么可能有着时间的差异呢？去世是时间的终结，而这种会终结的有限性恰恰是本体现象的一个条件。如果本体就那么无边无际地自在着，本体就无法现象。现象就是在具“象”中“现”出来，而具象都是有限的。“限”是“象”的前提；无限伸延着，“象”就出不来。但是，一旦“现”为“象”，就有限了，无限似乎又无法“现”出。得是“象”中有“灵魂”，无限才可能现象。“象”的不可解构与“灵”的不可解构同一，而“灵”的形式又不受“象”的限制，于是，有限中才可能有无限，无限才可能现象在有限之中。圣灵是内住于有限具象之中又保持无限超越的关键。“去”是“象”的完成，从而，保证了无限可以“现”在“象”里；“来”是无限在有限之“象”里面的呈现，由此，保证了“象”的完成并不是无限的去，而是无限的显示。圣子与圣灵是同一的，从而，圣子的有限（“象”）就是圣子的无限（“现”）。

“去”世，就是有“限”；有“限”，才有“象”；有“象”，本体才“现”在“象”中。“去”不是本体的消失，而是本体的显现。所以，具象不“去（即终结）”，本体就不“来”。“象”的完成是本体彰显的条件。现象就是本体；现象的实现就是本体的实现。从实质上说，现象“现”的不是“象”，而是本体。本体“现”在“象”中，“象”才是现象。正因为现象就是“现”在“象”中的本体，所以，现象就是本体。“去”只是“象”的完成，而完成的“象”不过将本体“现”出来。本体是不灭的；即使“现”在“象”中，本体依然是不灭的。“现”为“象”的本体不灭，由此，本体所“现”之“象”也是不灭的。现象就是本体；本体不灭，现象就不灭。只有没有“现”出本体的“象”才是会灭的；“现”出本体的“象”都是不灭的。圣灵来，不是圣



子的灭，而是圣子的不灭。圣灵正是圣子要“现”出的本体，从而，圣灵来恰恰是圣子的完成。在这一意义上，圣子的“去”就是圣子的不“去”。圣子在“象”上的“去”，恰恰是圣子在灵里的“来”。“象”的终就是灵的无终，而“象”无非是灵的现象，由此，灵的无终又成为“象”的无终；如此一来，“象”的终就是“象”的无终；换言之，圣子的“去”世恰恰是圣子的不朽。

具象在形体上是有限的，但是，具象因其不可解构性而具有了无限可能的内在空间。圣子的具象，就是为了显明无限圣父可以借着圣灵的形式而内住在有限具象里面，从而，外在有限具象由此而具有了无限的内在境界。在圣子那里，有限的具象成为无限的现象。一旦有限具象成为无限本体的现象，有限具象也就不再受有限的限制。“现”了“象”的本体，依然是本体；本体是不会灭的，即使“现”了“象”也不会灭。具象只有作为本体的现象，才可能不灭。有限具象之所以可以成为无限本体的现象，不是由于有限的外在形体，而在于因圣灵内住而产生的内在无限空间。圣子的“道成了肉身”不过是为了：在具象的有限形体内，显现出具象内在无限拓展的可能性。具象的内在空间，就是灵的空间；具象的内在无限空间，就是圣灵内住而展开的空间。圣子的具象就是上帝的现象。圣子的有限肉身可以承载上帝的无限之灵，所以，圣子的有限具象成为了无限上帝的现象。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到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士，就是父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14：23-26

圣灵也是现象的。圣灵就是“现”在圣子之“象”里面的灵。灵都是现象的；没有无“象”之灵。没有“现”在圣子之象里面，就不是圣灵。从来没有无“象”



的空洞圣灵；只要没有圣子之“象”，就无所谓圣灵；换言之，凡没有“现”在圣子之“象”里面的，就不是圣灵。

“想起圣子的话”就是“想起作为道（即话）的圣子”。“想起圣子的话”并不是想起一个理性公式或者一些语言学的字句。“想起圣子的话”就是回溯到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一个作为原型与基点的生命。由于回溯的是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故而，“想起圣子的话”不是演绎，不是推理，不是思辨，而是直觉似的类推，即整体生命与整体生命之间的类推。“圣子的话”不是抽象的公式，而是“道成了肉身”的生命。在一个生命境遇里面“想到”“圣子的话”，不是由一个抽象的公式演绎地推理到一个单子式的个例，而是从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类推于另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是圣灵，而不是理性，使人“想起”“圣子的话”，这恰恰表明：所回溯到的不是一个理性之物。理性只能触及可分析之物；唯有灵才可能达到不可解构之物。由理性“想起”的，都是理性；由圣灵“想起”的，才是不可解构的生命。只有灵，才能够通灵；只有灵，才被灵所通。圣灵的“想起”功能，正表明了“圣子的话”之不可解构的生命性质。“圣子的话”不过是圣灵的现象；只要除去圣灵，所谓“圣子的话”就只剩下堆有限的理念。圣灵是“圣子的话”里面的不可解构要素。有圣灵，话里面才有圣子；没有圣灵，就只剩下语言学意义的话而已。“想起圣子的话”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而圣灵是这一对话的唯一媒介。只有行过圣灵的通道，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才可能真正面对另一个不可解构的生命。生命都是不可解构的，从而，生命之交都是灵交。理性是解构（即分析）的，所以，在理性的平台上，至多也就只有生命的低层要素行过。理性至多只能让人“想起”“圣子的话”里面的字句成分或者理念成分；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人“想起”“圣子的话”里面那不可解构的生命成分。砖头不是房屋，从而，字句与理念不是“圣子的话”；砖头不过是房屋的质料，字句与理念无非是“圣子的话”的质料。

“圣子的话”是无限圣父的话。“圣言”就是无限上帝之言。由无限上帝说出来的话，都是无限的。无限就不能用有限言语说出，所以，“圣言”是一个矛盾，“圣”的无限与“言”的有限之矛盾。“圣子的话”是无限圣父用圣灵说出的“话”。“圣子的话”里有着无限上帝的无限之灵，所以，其“言”才是“圣”的。有限之“话”是无限之“灵”的载体，于是，“圣子的话”才是“圣言”。圣言之“圣”在于圣灵赋予的灵意。但是，这不等于可以抛弃“言”。离开了具象的“话”，无限的圣父就无法现象。只在圣灵里面的上帝，也就与具象世界无关，也就只是一个看不

见摸不着的玄虚之物。圣灵不仅使人“想起圣子的话”，圣灵也必须使人“想起圣子的话”。不在“圣子的话”里面，圣灵就没有办法现象。没有现象的圣灵就不是圣灵。灵就是对物的整体性支配；不能整体性支配物的，就不是灵。所以，灵总是现象的，总是有形体表示的；无影无踪的，反倒不是灵了。作为无限上帝的灵，圣灵就是无限之灵。有一刻未现象的灵，就不是圣灵。若是圣子只能后圣父而生，圣灵只能后圣子才来，则“三位”都不是永恒的。圣子在，圣灵就在；圣灵在，圣子就在。圣灵的工作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有规定性的；这规定就是“圣子的话”，也就是由耶稣肉身（具象）承载的上帝样式。圣灵总是按照“圣子的话”工作的灵；圣灵的工作规范无非就是圣子的生命样式；圣灵的工作就是“圣子的话”以灵的方式工作；见到了圣灵，就见到了圣子。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约翰一书》4: 1-3

只有圣灵才可以认出道的肉身性质。圣灵的不可解构确证了“道成了肉身”的不可解构。把道视作理念的，只是理性；把道认作肉身中不可解构之生命的，才是圣灵。现象的灵才可能认现象的道，因为那灵和那道原本就是同一现象。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
cocm.org.uk

香港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环球广播公司
Room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TEL: 852-27808336

新西兰/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每月每季每年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